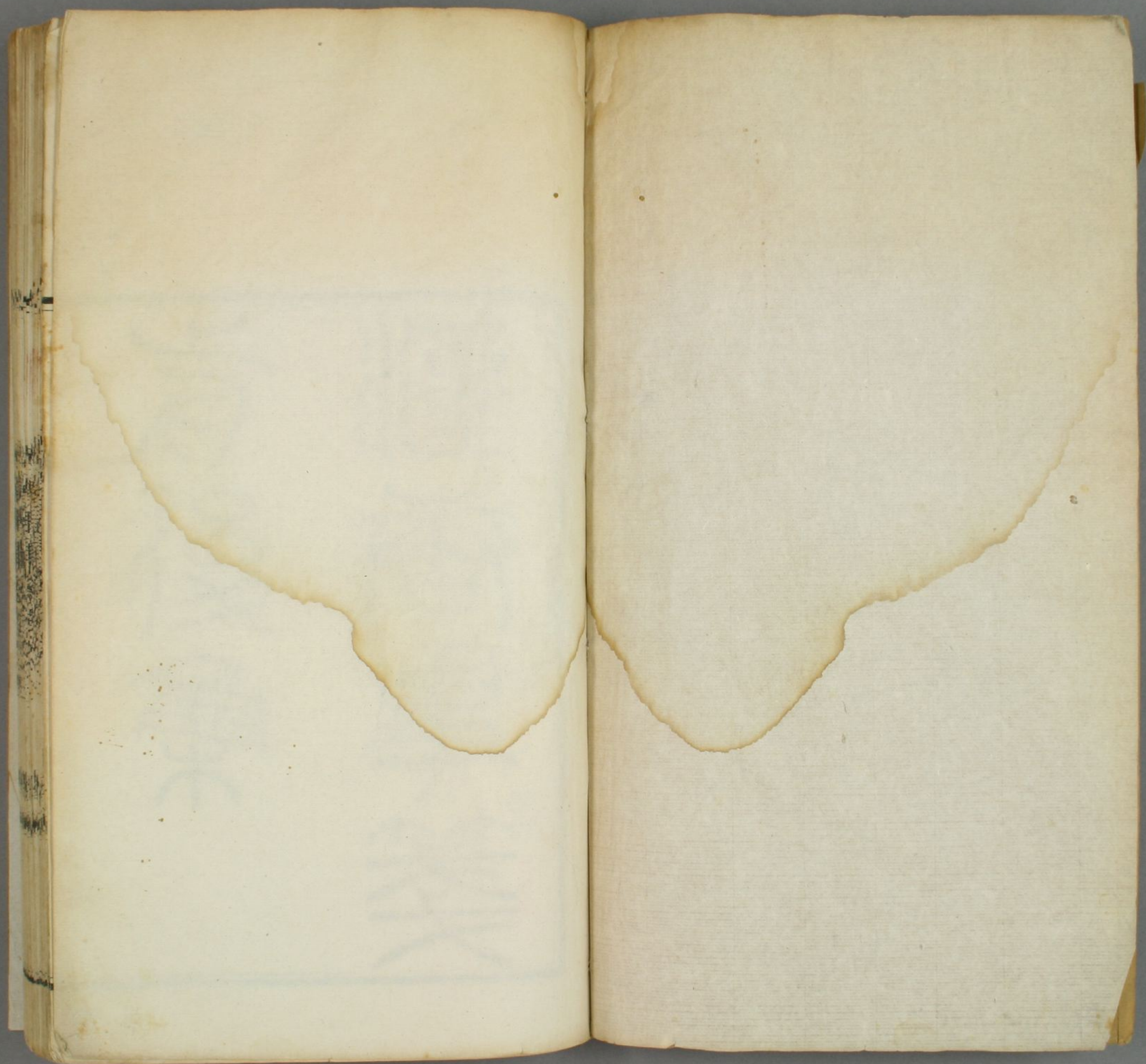


ワ造<sup>4</sup>  
551  
1





東京專門  
學校圖書

門<sub>4</sub>造  
號  
卷

波  
40  
1

漢書卷之  
五十四

所錄  
有

明治五年一月九日  
錢怡

錢怡

南城胡氏借琅嬛  
館影鈔元至正刊  
本道光二年山陰  
李鏡橋覆版

漢唐事箋十二卷後集八卷提要

元朱禮撰禮之事蹟無可攷其書論漢唐政典凡食貨職官禮樂兵刑穿穴三書參稽六典爲實是之學無蕪蔓之辭論二漢之事往往有微言精義可補顏李二家注義之所未及者至於李唐典制但取新書不取舊書蓋新書紀傳不及舊書之詳表制則新書詳贍舊書太畧禮專論大經大法以表志爲則非不用舊書也禮持議平允措詞爾雅無繁冗簡陋之弊學識在鄭樵之上其論太初算術謂司馬遷與鄧平同定其法當時以爲最密而史記反去太初日分之術而用古法九日四十分據漢書太初術建星進退

於牽牛之度知太初術疎而不密故史遷有意不用其法而淳于陵渠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之說爲附下罔上儒生讀史漢者皆習焉不察而禮能詳言之可稱發前人之所未發矣道光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阮元識於廣州節院

漢唐事箋吾友朱君所作也凡其沿革廢置損益更張纖悉節目有關於治體者罔不領舉而綱提并包而囊括溯流尋源隨事箋註悉有依據一覽之餘了然在目噫是書之作豈特通古已哉學優而仕輔世長民之道舉不越是有志於斯世者苟能鑒漢唐之迹而隆萬世之規庶乎此書之傳不爲紙上語耳此吾友以私淑人者也不敢終秘用鑱之木以廣其傳云時至正元年孟秋之月前進士盱江南窓謝升孫子順父序

漢唐事箋前集目錄

漢

卷之一

宰相

三公

臺諫

大司農

國史

經筵

官制

爵

祿

封侯

卷之二

食邑

流品

納諫

節儉

用人

重賞

救弊

政令

文武



卷之三

集議

儲貳

朝儀

禮

樂

郊祀

鄉評

限年

卷之四

辟除

遷轉

薦舉

考課

決獄

屯田

馬政

盜賊

卷之五

水利

邊防

選將

儒將

賦兵

士兵

卷之六

京師兵

環衛

軍賦

兵權

兵法

兵器

戰地

奉使

遣使

卷之七

役法

內外

久任

奏廕

雜流

隱逸

學校

經籍

卷之八

科目

賢良

士風

養材

氣節

勵俗

朋黨

豪傑

卷之九

黃老

君德

規摹

慕古

恤刑

順時

監司

郡守

卷之十

縣令

上計

漕運

常平

鹽鐵

錢幣

租賦

酒酤

卷十一

田制

勸農

風俗

賦吏

復除

館閣

翰苑

服色

卷十二

車輿

宗廟

歷數

災異

祈祭

告老

鬻爵

宗室

宦官

漢唐事箋前集目錄



漢唐事箋卷之一

進士 盱黎 朱禮 德嘉 著

漢

宰相 自武帝不能擇相亦不能任相

自武帝以公孫宏為丞相而其後儒者始相繼秉軸

張禹等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宏以儒相其後蔡義  
韋元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嬰  
咸以儒宗 居相位 宜其賢於漢初軍功刀筆矣然算計課效

未聞遠過於前何也蓋武帝本自不識儒徒誘於美  
名而取易制者為之既任以相乃使侍中出入禁闥

辯論數詘大臣以侵外庭之權嚴助傳公孫宏朝觀  
奏事言國家便宜上 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 九卿更進用事太常光  
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 祿勳衛

尉太僕廷尉大司農而天下之務不關決於宰相石萬  
少府大鴻臚宗正而天下之務不關決於宰相石萬  
君傅慶為丞相是時漢方南誅兩粵東擊朝鮮北逐  
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  
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宏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  
峻法倪寬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  
醇謹即位以來亟拜亟罷而五十四年之間凡易相  
而已者十有三人衛綰實嬰許昌田蚡薛澤公孫宏李蔡  
嚴青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田千秋  
彼固不足以任相位又奪其權而責之事安望其方  
盡職者哉宣帝抑御史之權似知尊禮丞相蕭望之  
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差居丞相後  
丙吉為丞相數病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耶丞相司直  
時議不合意望之曰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  
延壽奏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  
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受所監賊二百五十以上然  
請逮捕繫治上於是詔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尚書總天  
六百石以上吏不選於丞相而調於尚書

六百石吏丞官久典樞機而天下之事一切歸於  
相不得輒調中書代宏恭為中書令時元帝被病不親政事以顯  
久典事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  
貴幸傾朝蕭望之初元中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僻  
建白以為中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成帝雖罷中  
以公明廉正處之宜罷中書宦官不聽成帝竟寧  
書而復置尚書員自丞相以下皆聽命焉四年春罷  
中書宦官初置然自漢之宰相焉用彼為哉史臣不  
尚書員五人究其所以謂元帝專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  
薛廣德韋元成匡衡迭為宰相使上牽於文藝而孝宣之業於  
是乎衰嗚呼此豈儒者之過哉用儒不得其賢與夫  
權有所分而不得其職者之過也以武帝之用儒擇  
其賢者而責成功則漢之為漢不止於此矣

此年恭記

考

漢唐事考卷之一  
三公 漢三公之名最舛因知前後七失

漢官因於秦舊視古舛駁而三公之名為尤甚焉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權實差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百官表太尉建元二年省元符四年初置大司馬成帝罷御史大夫而置大司空未幾復罷大司空而置御史大夫百官表成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祿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表哀元壽二年更丞相為大司徒是歲復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大司馬之職終漢世不改方漢之初丞相之權最尊太尉特佐其職而已藉福說田蚡曰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至是太尉之權始無異於丞相

田蚡傳

蕭望之傳

也故事御史大夫奏事會廷中差居丞相後不當與丞相鈞禮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廼不禮於丞相丙吉至是御史大夫之權始不下於丞相也惟宣帝能加禮丞相抑御史大夫而不使之抗尊武帝寵假大司馬之權而不任宰相元狩衛青霍去病及後元二年霍光為大司馬故終漢之世大司馬專秉國柄史高許嘉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王莽並為大司馬而宰相具位奉行文書而已夫司馬古之六卿掌兵者也周官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自漢以太尉改置而兵權不移致使其權在丞相上以貽異日僭竊之禍其來遠矣故古之三公一失而為秦之左右丞相荀悅注秦本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卿官再失而為漢之丞相太尉三失而為東

漢之尚書令僕通典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官主中  
五人東漢置令一人千石僕射一人六百石四失  
納王命敷奏萬機斯乃通典魏黃初改漢相國為司  
而為魏晉之中書監令徒文帝又置中書監令以劉  
放孫資為之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其  
後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有相國齊王以荀勗為中  
為之高貴鄉公以司馬昭為之晉武詔以荀勗為中  
書監令毗贊朝政及張華為中書令劉卞謂曰公居  
阿衡之地東晉庾冰為中書監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又惠帝永寧中罷丞相置司徒永昌中罷司徒并丞  
相更易不常五失而為後魏之門下侍郎  
掌機要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始俱置之  
然而六失而為隋之三省  
任隋百官志尚書省有令左右  
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  
儀畫規獻納糾正違缺中書省有監令掌出納帝命  
唐志隋以三省之長中書七失而為唐之樞密院  
令等共議國政比相職

宗永泰中始建內樞密院使二員以宦者為之其職  
惟掌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  
中書門下施行而已及朱梁革唐世宦官之弊乃改  
為崇正院更用士人敬翔李振為使然止於承進文  
書宣傳命如唐宦官之職至後唐莊宗滅梁復改  
為樞密院以郭崇韜為使始分掌朝政與中書抗衡  
晉高祖即位惡其專權遂廢之至開運復置自是相  
承不改號稱二府禮遇畧同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後  
上見徐守惇蓋至於宋而樞密與丞相並稱謂之東  
南窗記談錄西二府不惟失其名而併與其實而失之矣予故因  
漢而詳言之

臺諫 分職既專遂致言路不廣

漢御史有大夫有中丞有侍御史而大夫佐丞相兼  
總萬機中丞佐天子專掌糾劾總御史員四十有五  
秩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受百官章奏其三

刺史以治... 右田宅... 漢制師古... 凡遣監三輔奉六條察州則為... 刺史以治... 右田宅... 漢制師古... 凡遣監三輔奉六條察州則為... 刺史以治... 右田宅... 漢制師古... 凡遣監三輔奉六條察州則為...

十人則留御史府治事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刺史領侍御史員十五人監獄秦官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漢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獨蕭望之傳如淳漢儀注御史大夫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餘三十人留事殿中其凡遣監三輔奉六條察州則為監察御史也漢制師古引官典職儀云千條強宗豪百姓三二千石不恤疑獄以喜怒任賞罰四二千石選署不平蔽賢寵頑五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托所監六二千石阿至於大夫則有諫大夫光祿大夫附豪強通行賄賂

延壽傳... 蕭望之傳... 嚴延年劾奏霍光

金上... 漢書... 御史大夫... 金上... 漢書... 御史大夫...

史也劉向戒外戚之竊柄本傳向遷光祿大夫時帝人皆封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為龔勝爭孫寶之繫獄外戚貴盛乃集五行傳論奏之龔勝爭孫寶之繫獄孫寶傳哀帝徵為諫議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傳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寶奏請復治傳太后怒上乃順指下寶獄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皆以大夫也其為制善矣然古者誦詩傳言各以其職上達於君而下至百工亦執藝事以諫初未始有出位離局之責漢之御史與大夫固以助天子之耳目而言路之狹亦自此始觀鄭昌訟蓋寬饒之書曰臣當以諫為名不敢不言寬饒傳寬饒奏封事言方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上以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執金吾議為寬饒大逆不道鄭昌愍寬饒忠直憂國訟云云上而鮑宣上書論何武亦曰官以不聽乃下寬饒吏

上書... 漢書... 御史大夫... 上書... 漢書... 御史大夫...

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

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鮑宣傳宣為諫大夫是時哀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孔光師丹何武傳喜始執夫職正議失傳太后指皆免官宣上書乞復武云云夫職在諫諍然後得言天下事而職非所當諫者其不為越職可乎自是而後其職益分因御史而置南臺專以糾臣鄰之邪佞通典述及後魏北齊或謂之為南臺故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尉宋游道為尚書左丞曰晏然因大夫而有東省專以審人主之愆謬魏文始用士人孟達為加官規諫宋以之為東省官後魏北齊皆屬集書省掌事議左右從容獻納領諸常侍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等官屬莫備於唐唐百官志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下大夫掌刑法典章糾正百官罪惡中丞為之貳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侍御史六人下掌糾舉百僚及入閣承詔知推彈雜事殿中侍御史九人下掌殿廷供奉之

儀京畿諸州皆隸焉從七品監察御史十五人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縣獄訟凡十道巡察以判官二人為佐務繁則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惡二察戶口賦役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四察盜賊蠹害五察德行孝弟茂材異等六察黠吏而其治愈不如古職有豪宗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而其治愈不如古職有所拘故也故愚以為人君之設諫員孰若使天下皆得盡言而無擇乎

大司農

天子私帑可濟公用盡除私帑則失之矣

漢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供天子私奉養漢志應劭注曰名曰禁錢大農掌國課以供軍國之用百官表本秦以給私養大農掌國課以供軍國之用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元年更名大農令漢初縣官未權鹽鐵山海之稅歸之少府武帝元封間乃始令司農丞領鹽鐵事官自權之百官表韓官鐵市兩長丞初韓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食貨志元

漢書事變卷之一

封元年桑宏羊為治粟都尉天下鹽鐵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置均輸鹽鐵官許而向時山海池澤之稅歸於少府者至是始入於大司農矣按母將隆傳云漢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勞賜一出於少府則大農少府自不相關將隆傳哀帝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車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將隆奏言云云故高帝之初吏祿官用悉用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則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故司農用有常度而不至於乏食貨志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伍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武帝初年用度未廣都內之錢貫朽不過數萬石

(考) 漢書卷九十九 食貨志 武帝初年用度未廣都內之錢貫朽不過數萬石

不可較食貨志都內大農猶有餘財元狩以來費用百出大農經用租賦並竭始不足以奉戰士見食志而猶未至於出私帑也宣帝承武帝困弊之餘乃始出私藏水衡錢以供縣官工作之費宣紀二年春以水起第宅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其後西羌之役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賈捐之傳元帝時天子之內藏至是始與大司農相通為用也史載元帝溫恭寡欲賞賜節約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王嘉傳哀帝時嘉大農內藏俱有餘蓄亦何事竭公帑以肥其內哉東漢光武併禁錢掌於大農

少府注云漢承秦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其意將以絕一

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後世子孫開邸鬻爵

以私藏何哉漢靈帝紀光初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令左

右賣公卿公千夫掖庭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顧使

一切取辦於外庭則固有制而不得為者此所以計

出於無聊而為內庫之私也靈帝紀靈帝開西邸賣官於西園立庫以貯之

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嘆桓帝不能然則宣

作家居會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

元二君捐私帑以濟君用要不失其為美意也

國史

國史不廣傳於漢為是

古者列國皆有史以記一時之事劉項戰爭時猶有

楚漢春秋見藝文志凡九篇出於陸賈之所記豈高帝既得

石表

天下獨無秉筆之臣而至武帝始立太史公平當是

時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而石室之所藏實

在焉武帝置太史公亦紬石室金匱之書而著史則

漢之國史固有先藏於蘭臺者矣司馬遷傳武帝時

公談卒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又罔羅

天下放失舊聞畧三代錄秦漢上紀軒轅下至於茲

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副考之藝文志有所謂高祖傳

在京師以待後聖君子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有所謂

漢著記百九十九卷師古曰若起居注者意者漢之史

隨事載錄無有筆削至武帝時始置史官修之而為

史乎今所存太史公書至於武帝繼是又有馮商成

人所續太史公十餘篇不傳於世志云商續太史公



受詔續太史公十用是以知班固之史蓋又述司馬  
餘篇在班彪別傳馮而爲之者也大抵史非一世之所可成亦非天下  
之所共有司馬氏父子三世掌史而不易以他職取  
其專也司馬氏世掌天地官喜生談談生遷史成則藏之名山而留其  
副於京師初未嘗人傳而家有之也自元去武亦已  
遠矣時東平王求太史公書而王鳳不與以爲太史  
公書有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  
異地形險阨皆不宜在於諸侯王東平王思傳王來  
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鳳對云云天子如鳳言遂不與此足以知國史之秘  
非若他書人人之所共有也後史官視爲遷轉之地  
而列聖遺篇往往士大夫家所共錄又廣而刊行之

則有異於漢矣

經筵 貶武取宣以及章帝

武帝招選俊才置諸侍從嚴助朱買臣吾邱司馬之  
徒並在左右而臯朔不根持論亦廁其中雖一時儒  
生講問經學然或作或輟一暴十寒義理溫潤之辭  
豈復有勝於恢諧之說觀其語於倪寬曰吾始以尙  
書爲樸學不好及聞寬說又從寬問一篇見歐陽信  
知太羹元酒不足以適口而不知寬之說帝者果何  
說也宣帝甘露中始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蕭望之  
以名儒平奏其議而上親稱制臨決焉見甘露三年自是  
遂爲常制而預論石渠者類以明經爲博士其與武

何林傳注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至永興殿北以居秘書也

帝時異矣

甘露中施讎為博士與諸儒講說異同於石渠歐陽生薛廣德戴聖皆以博士論於

石渠夫石渠天子所藏秘書寓於未央大殿之北俾諸

儒出入禁庭講論經學以養成天子聖德而絕其後

庭游宴之狎亦今所謂講筵是也使漢之人主不視

以為具文又得老成如蕭望之者居之則其所得多

矣是以東漢章帝嘗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侍

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章紀建初四年云作

白虎奏議即今白虎通豈非漢之美意哉

官制有爵有職有加官而加官浸重

漢官志有爵有職官而又有加官自公士至徹侯凡

二十級者爵也漢官表秦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

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

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

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三三公九卿者職官也九卿

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三公九卿者職官也見宰

相注又秦紀中稱丞相御史大夫次乃言廷尉李斯

公自廷尉為丞相意者廷尉在秦為九官之長乎

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無常職也中常侍之屬加官

也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諸吏得奉法按劾如

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其爵則以功次差轉等

平尚書奏事公為左右曹其爵則以功次差轉等

級不差考之樊噲夏侯嬰二傳可見其職官之除授

初不係其爵之高下固有崇爵而官不轉者樊噲爵

至列侯始遷為郎中樊噲傳噲賜爵為列侯夏侯嬰

至列侯不離乎太僕是也本傳嬰賜爵列侯號昭平

亦有官尊而未有高爵者景帝後元元年賜中二千

不係其爵之高下固有崇爵而官不轉者樊噲爵  
至列侯始遷為郎中  
夏侯嬰  
至列侯不離乎太僕是也  
亦有官尊而未有高爵者景帝後元元年賜中二千

漢官志云  
秦爵一級曰公士  
二上造  
三中造  
四下造  
五大上造  
六大上造  
七大上造  
八大上造  
九大上造  
十大上造

此處曰將謂特以七也九則長也  
五時中謂以官對時以事對時  
是時對時以事對時以官對時也

石諸侯相爵右庶長是也本遷轉之際或遲或速雖  
有資格而未始一拘於資格也惟加官所加則出於  
上之特恩其所加或上自列侯將軍而下至郎中皆  
可以出入禁闈漢百官表如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  
大夫都尉尚書太僕太官令至郎中  
七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  
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並步浪切乘輿車給事中亦  
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故其敘官多在職官封  
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爵之上如成帝建始元年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  
侯王崇為安成侯是也本漢初未有加官自武帝始  
置此而外庭公卿之權蓋於是乎輕矣博議云加官  
獨丞相御史  
不得加  
爵雖不古然甚有次第

漢書曰秦命古制其在官燭者為  
等侯者仰人得受其功賜者則五等  
止一侯自一等以上至不更等皆士也  
去名以上至五大夫大夫也其等侯者  
之義也自左庶長以上至庶長皆侯  
也漢書曰侯者依古折也子男一義  
也秦書曰西以制也王威法曰制也  
也列侯者依古折也子男一義也

秦爵二十級自公士以上至不更四等則比士也大  
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九等依九  
命之義也則比大夫也左庶  
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關內侯秦都山西以  
關為王畿故  
曰關內比古圻內有子男列侯比古列國之諸侯詳  
見  
下食漢初因之凡爵一級直錢二千惠帝紀元年命  
民買爵三十級  
以贖死罪應日一級直錢二有赦賜民爵一級高帝  
五年  
千若宋贖罪八三十四緘矣賜民爵一級高帝  
五年  
賜一級於民有功受爵軍士後惠帝初即位一五年  
長安城成一呂后元年一文帝即位一立太子天下  
為父後者一景帝即位一三年七國平一四年立太  
子榮一七年立太子徹一中元元年一五年一後元  
年一末年皇太子冠賜爵為父有罪則許民買爵以贖  
後者已上十六年八賜民爵有罪則許民買爵以贖  
罪武帝元朔六年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  
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公大夫以上者得與令丞  
爵得至樂卿餘見上注爵公大夫以上者得與令丞

抗禮高紀五年詔曰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

稱吾爵五大夫有罪不入狴犴爵上造以上者當刑

減一等惠帝紀爵五大夫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上

鬼薪白粲如淳曰盜者逃也城旦四歲刑也鬼薪白

刑也三歲爵非公乘以上者無得冠劉氏冠高紀八年

也爵至五大夫以上者乃得復一人文帝令民入粟

受爵至五大夫以其服飾免復各以其爵之高卑而

為之劑量也以樊噲夏侯嬰二傳考之其遷轉次第

有不可紊者樊噲以舍人有斬首之功賜爵國大夫

樊噲傳東定沛與司馬尼音夷戰殲東郤敵斬首十

已而加列大夫擊章邯斬首二十三級賜列大夫已而

宜係有傳從往賜金是下口

賜上聞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已而賜五大夫

後攻圍斬首十四級已而賜爵卿破趙賁軍斬首六

而爵號比封君攻宛陵斬首八級賜爵成君張

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已而賜重爵後從攻

處斬首十四級賜重封累遷將軍賜食邑擊秦遷為

平陰二千戶高祖即位益食邑八將軍益食

奉車顏曰為沛有降敵之功賜爵五大夫本傳從攻

以胡陵降賜已而賜執帛擊秦破李已而賜執珪

邯已而得印一匱從擊趙捕敵六十八人降卒八百

已而封滕公擊秦君已而賜食邑封昭平侯益食茲

代益千戶後解平城圍益細陽千戶從擊胡騎句注

北大破之賜所奪邑五百戶擊陳豨黔布益千戶定

項羽入屠咸陽王沛王考留王留王賜金

有考列侯得賜武侯

三從封秦軍騎樓東新將軍

三選少將軍益食千戶

三得之封王位益食千戶

三定地益食千戶

三我封王行封代益食千戶

三賞賜得從往賜金是下口

三賞賜得從往賜金是下口

三賞賜得從往賜金是下口

三賞賜得從往賜金是下口

三賞賜得從往賜金是下口

三賞賜得從往賜金是下口

三賞賜得從往賜金是下口

三賞賜得從往賜金是下口

三賞賜得從往賜金是下口

三賞賜得從往賜金是下口

三賞賜得從往賜金是下口

三賞賜得從往賜金是下口

三賞賜得從往賜金是下口

三賞賜得從往賜金是下口

已而賜重爵

已而賜重爵

文紀

五石... 漢唐事... 卷之一

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一級一所截有紀序間有超遷越轉則有出於上之特恩而已

漢祿優於大吏自宣帝後遞優小吏

祿吏祿賦於民上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祿各

有差其見於百官表之注者皆只以穀計也

廣律則謂丞相大將軍俸錢月六萬是則漢祿穀多而鈔

少如貢禹拜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文

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

饒以太中大夫而擢為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

時亦以為祿厚加之節臘有賜

果物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耻干祿之態惟小官

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此東

方朔所以給朱儒以諷上也

十臣朔亦奉一囊宣帝憫小吏之勤於事乃益吏百

石以下俸十五

章昭曰百姓難矣其益吏五斗哀帝又益吏三百石以

下俸自是小吏稍稍優游至平帝時諸官吏初除

皆得食半俸滿一歲為真得食全俸吏比二千石以

上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大抵亦於高爵厚祿

者損之耳

真顏曰非也時諸官有試守者特加非常之恩

令如真耳非凡除吏皆當試守也餘詳見平紀

光武

軍帝也... 元始元年詔曰吏位... 石以上一切滿秩... 除皆試守一歲... 真得食全俸... 平帝時諸官吏初除... 皆得食半俸... 滿一歲為真得食全俸... 吏比二千石... 以上致仕者三分故祿... 以一與之大抵亦於高爵厚祿... 者損之耳... 真顏曰非也... 時諸官有試守者... 特加非常之恩... 令如真耳... 非凡除吏皆當試守也... 餘詳見平紀... 光武

一說斗在去歲奉不陽石計日而  
亦一斗之外計三斗也  
陸渾書石百志  
五下下考有石字光武紀注  
引陸渾志此石在石月之五斛不誤

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  
舊秩有司增百官俸云云故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  
京減為八十西京此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為五十  
五顏漢表注曰漢志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  
五十斛其稱中二千石者月百八十斛二千石者  
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  
者八十斛比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  
百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  
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  
石者二十七斛百石者十六斛漢表云百石以下有  
斗食佐吏之秩師古曰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吏月俸  
八斛也東漢志千石月八十斛比六百石者五十五  
斛凡諸侯受俸半錢半穀餘悉與西漢同又見光  
武本紀則是光武之減利祿乃所以益小吏之俸也宣  
帝哀帝增三百石以下光武減六百以上其損益之  
制不同要皆有補於小吏

封侯 漢封侯無定制名實皆私

漢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太子而封為王者實古諸  
侯也故謂之諸侯王漢官表高帝初置諸侯曰漢制皇  
太子封為王其實諸侯也周未  
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  
之總名諸侯王也諸侯王金璽蓋綬上音利綠色也  
羣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官表通言其  
爵位上通天子大者  
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見表古者有分  
土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侯王國皆連城數十踰  
於古制見諸侯  
王表不特此也有以宦官而封侯者高后  
八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是也高后本紀如淳  
注百官表謁者  
掌賓贊受事灌嬰嘗為之後常以  
闡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闡人也有見任宰相而封  
侯者公孫宏封平津侯是也本傳元朔中代薛澤為  
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

諸侯王志 藩國古者李  
郡連城數十

〔著何進〕何農王孫嗣業子高后進  
封何夫人曰為鄧侯

〔張管也〕管以昌后弟也為侯者  
張管子管也管嗣而後也

〔郭祀志〕郭祀志之威將軍曰祀  
祀志以高后孫也祀志也祀志大  
祀志也祀志也祀志也祀志也

〔封子或以功封〕如霍去病比再冠軍封為冠軍侯  
封子或以功封如霍去病比再冠軍封為冠軍侯

〔再從大將軍〕斬捕有功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封為從  
再從大將軍斬捕有功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封為從

〔驃侯〕霍去病傳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去  
驃侯霍去病傳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去

〔張騫為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  
張騫為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

〔不之乃〕霍光為博陸侯取其博大陸平  
不之乃霍光為博陸侯取其博大陸平

〔取其嘉名〕若是者皆無定制非復先王列爵封土之  
取其嘉名若是者皆無定制非復先王列爵封土之

〔無此縣也〕

〔意也〕

〔漢唐事箋卷之一〕

〔左〕

為丞相惟宏無爵於是以前津鄉戶六百五十封有

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侯自宏始也

以婦人而封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鄼侯樊噲妻呂須

封臨光侯是也何傳高后封噲有以方士而封侯者

樂大封為樂通侯是也郊祀志或以地名如以蘇建

為平陵侯衛伉為宜春侯蘇建杜陵人以校衛從衛

封子或以功封如霍去病比再冠軍封為冠軍侯本

再從大將軍斬捕有功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封為從

驃侯霍去病傳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去或以意名如

張騫為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本傳從衛青擊匈奴

不之乃霍光為博陸侯取其博大陸平本傳注文穎

取其嘉名若是者皆無定制非復先王列爵封土之

無此縣也

意也

漢唐事箋卷之一

左

〔著何進〕何農王孫嗣業子高后進

封何夫人曰為鄧侯

〔張管也〕管以昌后弟也為侯者

張管子管也管嗣而後也

〔郭祀志〕郭祀志之威將軍曰祀

祀志以高后孫也祀志也祀志大

祀志也祀志也祀志也祀志也

〔封子或以功封〕如霍去病比再冠軍封為冠軍侯

封子或以功封如霍去病比再冠軍封為冠軍侯

〔再從大將軍〕斬捕有功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封為從

再從大將軍斬捕有功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封為從

漢唐事箋卷之二

漢

食邑

邑與爵迭相先後而無定制

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

東漢官制注云徹侯功大者食縣小者食

鄉亭得臣其

其次關內侯本無食邑其有加異者與

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

如淳曰列侯出關食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

邑食其租稅宣紀賜德武邑食邑也東漢官制注

解餘十八等大庶長以下如吏職耳

見漢官志注引蘇綽晉百官

表注自一級至不更四等比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

夫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以上至

大庶長九卿之義關內者依古圻內子高祖卽位之

男之義也列侯依古列國諸侯之義初其大夫以上皆令食邑所以寵異於一時非常

漢唐事箋卷之二

一

見上卷

志曰世官家十日不食其邑

堂者功



制也高紀五年臣瓚注曰秦制列侯皆得食邑今其後論功封侯者凡百四十三人食邑者除租每戶一

歲更輸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

漢功臣表高帝十二年侯者百四十三人又巴寡婦

清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

之君則二十萬朝宣帝本始元年論定策功賜蘇武

等八人爵皆關內侯周德蘇武李光劉德韋德武食

邑蓋特寵劉德蘇武二人而加異之也宣本紀宴注

無邑也以蘇武守節外國然有累爵至列侯而未有

食邑者樊噲是也贈傳先封臨武侯有累賜食邑而

後封侯者酈商是也後定三秦方食邑武城六千戶及

賜列故顏師古以為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

或得邑地或受空爵此例多矣不可約以秦制斯論

為得

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視其才能勲績等而上之無有

限格周勃以引強申屠嘉以蹶張薛宣以書佐魏相

以卒吏皆致為丞相並見本傳然其入仕之始等級次第

亦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文學進者則多除博

士或中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

也嚴助以賢良對策擢為中大夫朱買臣以嚴助薦

召見說春秋拜中大夫疏廣明春秋微為博士大

中大夫平當以其以材武勇猛進者則多除太僕或

明經為博士

中郎將驂乘如夏侯嬰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嬰初

為沛

宣帝本始元年賜蘇武封侯德武食邑

武臣先宗正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皆關內侯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德武封侯德武食邑

武帝紀 武帝始用儒者為宰相革去曩時軍功刀筆之選相注 誠可為一代良法而其後惟意所用亦不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

張湯傳 湯治獄後遷為廷尉皆法官也湯

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霸始以卒史領郡國錢穀

計簿書正 顏曰計出入之數察補河東均輸長皆掌財也武帝未以入穀補左馮翊卒史使領郡國雖其始有所分別而積功累勲無不可任者此漢所以未免雜也

免雜也 武帝始用儒者為宰相革去曩時軍功刀筆之選相注 誠可為一代良法而其後惟意所用亦不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

漢之世清濁混淆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中書以醫術直秘閣尚書郎掌代王命而以令史久次補之

百官志 侍郎注引古今注曰永元三年七月增尚書令史注曰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世祖始為郎 宜乎丁郎恥以孝廉而為郎也郎字叔春有捷世祖以郎補之郎稱病不就詔問實病羞為郎乎

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耳世祖眷虎賁滅頭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不郎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中詔遣出竟不為郎

使漢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之不能何害哉

納諫 納諫貴乎能用不能用則貽實禍

納諫人主之美事非明斷之君不能以盡其美蓋惟

漢唐事變卷之二

三

漢唐事變卷之二

三

漢唐事變卷之二

三

漢唐事變卷之二

三

漢唐事變卷之二

三

漢唐事變卷之二

梅福傳 昔高祖細若若不為後漢  
為轉圜 武帝皇帝好忠諫說  
武帝不待虛名而賜不徒顯功是  
武帝不虛名而賜不徒顯功是  
武帝不虛名而賜不徒顯功是  
武帝不虛名而賜不徒顯功是  
武帝不虛名而賜不徒顯功是  
武帝不虛名而賜不徒顯功是  
武帝不虛名而賜不徒顯功是  
武帝不虛名而賜不徒顯功是  
武帝不虛名而賜不徒顯功是

明足以察其言惟斷足以行其言若泛然受之無所  
別於其中則亦悠然容之而莫能區處於其外果何  
貴於納聽之名哉梅福稱高祖從諫如轉圜信矣至  
於武帝則曰好忠諫悅至言天下布衣厲志竭精以  
赴闕庭使武皇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此言武帝雖有  
好忠悅言之心而不能用其言也福傳成帝陽朔四年上災異書故  
汲黯以數諫不得久留於內本傳以數切諫不得久留於內  
內遷東而司馬相如之在左右類皆托諷於詞賦而  
且不敢倡本傳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  
而以詰難之用相如欲諫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  
二世行失又奏大人賦言神仙事上大說 則是有  
聽諫之名而非有誠然之心也余嘗悲夫元帝成帝

京房傳 京房字君明南陽人也  
京房字君明南陽人也  
京房字君明南陽人也  
京房字君明南陽人也  
京房字君明南陽人也  
京房字君明南陽人也  
京房字君明南陽人也  
京房字君明南陽人也  
京房字君明南陽人也  
京房字君明南陽人也

之聽言非不容納也而卒使諫者以言自禍誠可哀  
哉京房言石顯於元帝歷陳災異以證顯之為亂而  
上謂房曰已諭本傳則元帝誠知石顯之奸而聽房之  
言也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直數三事以指鳳之擅權  
而上謂章曰吾不聞社稷計元后傳成帝時上封事  
商以閨門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  
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不宜納後宮私其妻上  
寤謂章則成帝誠知王鳳之姦而聽章之言也然而  
石顯終為中書令而京房以誹謗政治棄市本傳房  
顯告房與張博通謀 王鳳終為大將軍而王章以非  
誹謗政治博皆棄市 王鳳上疏乞骸骨亦使尚書奏  
所宜言詔獄元后傳王鳳上疏乞骸骨亦使尚書奏  
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  
引羌人殺首子蕩腸非所宜言下章廷尉致其大逆

罪非惟明有所不察斷有所不行而卒使正直受誣  
殞於非命天下以言為諱而終於獻頌劉歆美新雄坐  
視漢鼎之移而莫與之爭悲夫

節儉文帝性儉元帝勉強哀帝偽為

儉美德也有出於天性則自然而安行有出於因人

則勉強而力行有出於偽為則暫然行之而必敗文

帝衣綈履革蒲席韋帶器無彫文金銀之飾示樸以

先天下東方朔傳孝文身衣代綈足履革舄以韋帶

陵皆瓦器不以飾終身安於儉素而不以為陋此天性

之自然也元帝納貢禹之諫温茶少欲罷齊三服官

減太僕食穀馬及水衡食肉獸後宮賞賜節約卒能

積都內少府之錢此因人而力行也貢禹傳元帝時

天子深納其言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哀帝即

衡減食肉獸又罷齊三服官餘見大司農注

位之初易帷幃去錦繡乘輿席緣不過綈繒見王嘉

事卒乃濫寵董賢奢侈亡度土木極工至以綈錦衣

於柱石之上賢傳哀帝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

此偽為之敗也故王嘉上書哀帝歷陳二君儉德

以戒其失且舉論語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以為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建平二年日食舉

余是以知文帝之儉雖出於天性復能資之聖學以

成其德是以躬行於上而化於下海內殷庶興於禮

義卒為有制之賢君其以此夫

東方朔傳孝文皇帝身衣代綈足履革舄以韋帶  
履革舄以韋帶知韋蒲為席  
文帝傳文帝身衣代綈足履革舄以韋帶  
其止則文金銀之飾  
文帝紀文帝身衣代綈足履革舄以韋帶  
為天下先

王嘉傳文帝身衣代綈足履革舄以韋帶  
直于嘉處身曰孔子曰道主素  
而致于節用而致于人使民  
時者王曰身衣代綈足履革舄以韋帶

文帝紀文帝身衣代綈足履革舄以韋帶  
其止則文金銀之飾  
文帝紀文帝身衣代綈足履革舄以韋帶  
為天下先  
文帝紀文帝身衣代綈足履革舄以韋帶  
為天下先

用人 武帝用人多而濫既懲之僅得霍光

武帝求材最廣得士最多而縱意任使至於殺廢固亦不少矣自其即位之初舉賢良

武紀元光元年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宏問隱處孝廉責之郡國

元光元年詔曰二待詔舉之使者

元光五年徵吏民

徵詣公車明當世之務令與計偕

元光五年徵吏民而獨行之君子則召詣行在

也而當時人才自一技一能莫不思有以表見而輻

湊闕庭自鬻者不可勝計

梅福傳成帝時上書武帝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庭

買臣以楚詞進吾邱壽王以善格五進而其他如東

方朔主父偃終軍之徒皆以上書獲躋膺仕

梅福所謂孝文好忠諫悅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賞

不須顯功

見福傳成帝時上書云云此言得之矣然人才以易進

故類多俊逸英秀之士而無持重樸厚之才迎合苟

售惟上之欲而帝喜其徇已與之周旋事功卒以不

效則又逞其誅戮而痛懲之此其故自武帝得之之

易而用之不擇其勢必至於此及其晚年名臣文武

消鑠欲盡乃始詔求跡弛之士而用之

元封五年詔云云豈

非屠戮殆盡而無以供其用故耶抑豈才美之士有

所畏憚而不肯任其用耶抑向之所任者多華少實

武帝求材最廣得士最多而縱意任使至於殺廢固亦不少矣自其即位之初舉賢良

武紀元光元年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宏問隱處孝廉責之郡國

元光元年詔曰二待詔舉之使者

元光五年徵吏民

徵詣公車明當世之務令與計偕

元光五年徵吏民而獨行之君子則召詣行在

也而當時人才自一技一能莫不思有以表見而輻

湊闕庭自鬻者不可勝計

梅福傳成帝時上書武帝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庭

買臣以楚詞進吾邱壽王以善格五進而其他如東

方朔主父偃終軍之徒皆以上書獲躋膺仕

梅福所謂孝文好忠諫悅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賞

不須顯功

見福傳成帝時上書云云此言得之矣然人才以易進

故類多俊逸英秀之士而無持重樸厚之才迎合苟

售惟上之欲而帝喜其徇已與之周旋事功卒以不

效則又逞其誅戮而痛懲之此其故自武帝得之之

易而用之不擇其勢必至於此及其晚年名臣文武

消鑠欲盡乃始詔求跡弛之士而用之

元封五年詔云云豈

非屠戮殆盡而無以供其用故耶抑豈才美之士有

所畏憚而不肯任其用耶抑向之所任者多華少實

漢唐事箋卷之二

六

臣等以馬師地之士本五物一而已世今此教  
亦去氏書其材異者曰乃將亦在後統國

（看光德）

光祿大夫上其老寵姬鈞七趙捷仔有男上心欲以  
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可任重大可屬社稷  
上乃命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  
年春上病篤光流涕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  
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信矣用人之難也如此哉  
後擁昭立宣皆光之力高帝重名器武帝輕之霍氏私之

非所以為今日用耶帝亦既知之矣前日之所用者  
亦已悟其不足任矣晚乃得木強之霍光自侍衛之  
中而拔之一旦付以社稷之重而屬以周公之任果  
然無負其所委而卒以當漢祚不競之危光傳光為  
奉車都尉  
重賞 高帝重名器武帝輕之霍氏私之

周未後呂  
五主和

臣等以此時以口舌事也亦上有所不能結本  
中人傳今太子為書字勇多事因  
保辯士固請宜未以口舌事也時入於  
今上見一則一也

太子止信而中何為之人心者對也

武王也 元朝六年 漢曰古大將軍也  
方柱曰以新晉書 執禁錮及古過 不假  
居其以先四家今大將軍何居是權也  
守其有財 益三千戶 取楚王信食穎陰二千五百戶擊黥布益

爵祿誘有佐命之元勳而廉於受賞封留之後定遷  
都立太子曰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良  
為留侯又曰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多勸  
都維陽良曰維陽非用武之國關中所謂金城千里  
天府之國也敬說也於是即日車駕西都關中上  
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之未得堅夾呂后  
乃使呂澤劫良曰上曰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  
令太子為書卑辭厚禮迎四皓四皓從太子遊及宴  
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曰頗公幸卒  
調護太子竟不易本長招四人之力也皆大功也而  
未聞其有加爵蓋高帝亦不敢以是溷之也灌嬰夏  
侯嬰之徒一級一所隨其功戰而與之夏侯事詳見  
上爵注灌嬰  
傳嬰初以中涓擊秦軍於扛里賜爵七大夫又從攻  
秦軍毫南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又戰藍田疾力賜執  
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郎中謁者破龍且賜御  
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後數力戰拜中大夫又遷御  
史大夫擊項籍破之益食邑二千五百戶漢王即位  
益三千戶取楚王信食穎陰二千五百戶擊黥布益

漢書再箋卷之二

七

武帝時... 武帝好大嘉功乃始輕用  
高帝愛惜名器如此哉自武帝好大嘉功乃始輕用  
其爵武功之置號為寵戰士也  
元朔六年置武功爵  
以寵戰士臣攢曰茂  
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曰樂衛三曰良士四  
元戎士五官首六兼鐸七千夫八樂卿九執戎十政  
一軍衛十而富家大賈類以入納粟財得之出食文  
成少五利大樂以方士而拜將軍裂地封侯至以乘輿  
器物賜之郊祀志武帝封樂大二千戶封樂通侯賜  
抑何甚耶嘗觀霍光之輔漢可謂忠於為主而不輕  
於用賞者昭帝欲侯金建則止之金日磾傳曰磾兩  
弟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綬上謂光金氏兄  
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光曰嗣父為侯爾上笑曰

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桑宏羊為子弟求官則抑  
先帝之約有功得封侯  
之蘇武留匈奴二十年不屈節而還僅為典屬國傳  
桑宏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  
據官亦秘恨光又燕王占書引蘇武前使匈奴二十  
年不降還彼其為天子愛惜名器誠可嘉也然至昆  
弟親戚咸列勢要光寵赫奕根據朝廷光傳自昭帝  
兄孫雲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光兩女婿東  
西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  
尉給事中親黨此豈一以公選耶士之不誘於爵祿  
連體根據朝廷者能有幾擁天子之柄而公於黜陟則賞不瀆而民  
知勸矣漢之爵賞惟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救弊

昭帝善革弊宣元成失之

創新法者多末流之患而矯宿弊者有張皇之驚二

不貸志 山東 陽 孔 僅 考 大  
考 出 信 錄 至 不 采 宏 年 考 考 考  
齊 大 陽 孔 僅 考 大  
時 正 言 大 考 上 考 考 考 考  
陽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益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者胥失也蓋法不可以輕議而弊不容以驟革漢武  
帝率意造作增置法度類非高皇帝之舊其官名其  
兵制固未易以一旦革而其切於民病者至昭帝則  
為之改正初未嘗有張皇之驚也亭毋馬取息於民  
則既罷矣食貨志武帝時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  
歲課息昭紀始元五年罷天下亭無馬應劭注武帝  
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畧盡乃令天下民爵諸亭  
養母馬欲而口賦之加則常有以貸之而勿收昭紀  
四年賜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賦如淳曰漢儀  
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二十三二十錢以食  
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又元權酒  
平元年又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權酒  
酤爭利於民則既罷矣昭紀元六年罷權酒酤官而  
鹽鐵之議則姑有以遲之而漸去食貨志元封元  
年桑宏羊領大司

昭帝豈猶有藉於此哉蓋以是為前人之所為將次  
第而去之不欲矯激以暴其愆此其所以為善革弊  
歟宣帝去副封以防壅蔽似矣魏相傳故事諸上書  
者皆為二封署其一  
日副領尚書者免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而典  
後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乃從之

樞機者顧以闔孺卒成宏恭石顯之患置廷平以均  
詔獄似矣宣紀地節三年初置廷  
尉平四人秩六百石  
而所任信專以法  
吏元紀宣帝取卒致趙蓋韓楊之冤趙廣漢蓋寬饒  
用多文法吏韓延壽楊惲

元帝知郡國宗廟之可罷而不知太上原廟之不必  
復也元紀永光四年罷祖宗廟在郡國者建昭五年  
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文穎曰高祖已自有廟

元紀

元紀





此等語皆不始於天不始於心也

高祖紀十年王邯野不崇殺  
有法乎以女和特力一案所詳  
並成也

高祖紀十年王邯野不崇殺  
有法乎以女和特力一案所詳  
並成也

汲黯奏事於武帳黯傳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帷帳中使人可其奏

史丹進諫於青蒲丹傳元帝寢疾皇太子希得進見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言皇

太子適長宜皆不俟常朝而入奏也及詔令之頒御

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始以御史而主奏即以御史而行下高紀十一年詔舉賢士御史大

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身勸駕此漢之政令所以簡

易而無壅歟

文武

並重不偏於一用人文武相通

高祖當征戰日不暇給之際過魯而祠孔子本紀十二年

至代而求樂毅之後本紀十年至代求毅後封華成君此其中持文

武之權恒輕重相準以貽後世並用久長之計其意

微矣議者徒見高帝不喜儒生而思猛士謂其尚武

而不尚文抑不知文武一道其相胥以為用高帝固

未嘗二其所見也當勇力爭奮之時而董公仁義之

說不以為迂高帝二年及拔劍擊柱之頃而叔孫通禮義

之制亦以為當通傳援詩書於馬上陸賈傳而聽留侯韜

畧之謀賈傳寓歌詩於大風高紀十年而善陸賈新語之

奏賈傳此其機蓋發於過魯至代之日矣至於文帝之

好元嘿若尚文者而講武習射不廢於平時匈奴贊文帝躬

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

習武藝注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

武帝之喜征伐若尚武者而制度典章焜耀於當代

言其取士則以方正賢良選於內郡武紀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

高帝曰以是封于國曰侯侯者方

與者係祿執事也

陸雲傳云時前記稱封高帝

曰馬曰曰運曰居島上曰曰子

試為我著秦以出天下多前

在居古成姓了國室凡若

去一篇多事未嘗不稱善

曰新注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曰高帝曰封曰木曰兵

漢唐事箋卷之二  
侯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之士元紀永光二年  
舉方以兵法勇猛選於邊郡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  
各一而文武莫不並用而無遺言其用則以試弁期  
門轉為諫大夫許嘉壽傳元帝時試弁為期門後以  
諫大夫遷為執金吾中郎遷諫大夫音奏請隆為從事  
入為京兆尹而文武之才莫不更迭而不偏上之人  
不以文武為二途下之人不以文武為二事舉而用  
之若權衡焉而無低昂偏重之勢此固高祖有以開  
端於其始其慮顧不遠哉

漢唐事箋卷之二

漢

集議 漢之集議公而且嚴

漢置大夫專掌議論苟其事疑似而未決則合中朝  
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博士議郎皆得以  
申其己見而不嫌於卑抗尊也故罷昌陵有議時帝  
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不就羣  
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永始元年詔罷見陳  
湯罷郡國廟有議元成傳永光四年詔罷郡國廟云  
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等賞邊功有議陳湯傳湯與  
七十人皆曰宜勿云云賞邊功有議甘延壽使西  
域矯制斬郅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矯  
制不宜加爵止議久不決劉向上疏言宜專罷爵  
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入穀贖罪有議書言國兵在外  
子不詔公卿議封焉

漢唐事箋卷之三

陳湯傳湯與七十人皆曰宜勿云云賞邊功有議甘延壽使西域矯制斬郅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矯制不宜加爵止議久不決劉向上疏言宜專罷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入穀贖罪有議書言國兵在外子不詔公卿議封焉

漢唐事箋卷之三

漢唐事箋卷之三

漢唐事箋卷之三

漢唐事箋卷之三

漢唐事箋卷之三

龍山以好定以西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皇朝官制而任不...

漢唐事變卷之三

十一

民給轉輸田事頗廢來春民食必乏縣官穀度不足  
 以張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可赦  
 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入郡贖罪務益致穀以備百姓  
 之急事下有司望之李疆議敵奉是復下其議兩  
 府丞相御史賈誼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  
 以難問做 言誼盡為之對傳未嘗以公卿之言而廢置之對呼  
 韓邪單于願保塞朝臣集議卒用郎中侯應之策  
 傳竟宰閭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  
 對不可罷有十事上 未嘗以將相之言而格應之奏  
 也朱博得罪議其獄者五十八人而諫大夫龔勝等  
 敢於異將軍二千石之議也 太后以求尊號博喜持  
 正議太后怒博喜不助已使博晏風博奏免喜侯博  
 受太后詔與趙元議斥奏喜上疑博博會語詔獄制日將  
 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即議右將軍矯

望西十四人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  
 四人以為博罪皆不進假諫者節召丞相詣廷尉  
 自殺 王嘉得罪議其獄者六十人而少府猛等敢

於抗驃騎將軍御史之議 嘉傳孔光等劾奏嘉薦梁  
 道請詣廷尉詔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  
 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  
 為光等言可許少府猛等十人為大臣括 不緘默  
 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 以因人不雷同以附勢不合黨以濟姦不托公以行

私惟盡其己之所欲言而付之人主之獨斷此漢之  
 集議所以有公天下之意然至屯田之功既成有詔  
 詰前言不便者 充國傳充國上屯田奏輒下公卿議  
 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 馬邑之舉既敗獨罪首謀以謝天  
 下武帝欲擊匈奴王恢日擊之便韓安國日勿擊便  
 上從恢議以恢為將軍屯馬邑三十萬眾屯馬邑谷

漢唐事變卷之三

十一

初博喜... 王嘉... 龔勝... 侯博... 趙元... 李疆... 賈誼... 韓邪... 朱博... 王恢... 韓安國... 屯田... 馬邑... 匈奴... 武帝... 將軍... 三十萬... 眾... 屯... 馬... 邑... 谷

中誘至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還去此又足以警謀議之不謹者故表而出之

儲貳 不能謹擇輔導每創意者皆非

自四皓從遊太子見張良傳而其後遂以私交為儲貳之

常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而多以異端進此

固所以貽戾園之禍也戾太子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巫蠱事起太子死於湖宣帝謚曰戾以湖關鄉邪里聚為戾園夫以君

父在上使子弟得以外交而不禁其私豈復有正言

正行而導之者耶考之於史漢太子官有太少傅庶

子舍人而其詹事又有率更家見百官表應劭注曰庶子員五人秩六百石詹省也給也贖曰秩真二千石率更顏曰掌漏刻故曰率更家令宴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秩八百石

使其皆賢則輔導羽翼之功為多而又奚必求交於

外邪賈誼上書文帝以選左右早諭教最急見治而文帝卒用晁錯為太子舍人其言曰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

多矣而未深知術數稱說詔為太子舍人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

上世之君不能奉宗廟而劫殺於臣者皆不知術數也

也皇太子讀書多而未深知術數夫錯刑名之學也者不聞書說也上善之拜為家令

而導景帝以術數宜其身卒不免後以七國反斬錯東市至於

宣帝而又以外戚監護太子家故疏廣以謂太子國

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夫官

屬已備而猶使舜得廁其間疏廣傳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

白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少

去云且太子自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監護

國師則君師在而天下莫後不宜

晁錯傳錯學中刑名於軹張

百官表太子太傅... 先馬舍人... 詹事... 太子舍人... 率更... 詹省... 給也... 贖曰秩真二千石... 率更顏曰掌漏刻... 故曰率更家令宴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秩八百石

元帝紀意上字制文義傍注不  
可者宜一葉表焉

太子家祿陋非所以廣太使元帝不能變其優游之  
資以衰宣帝之業此孟子所謂退而寒之者至其如  
有萌焉何哉夫外焉賓客以進其異端內焉官屬以  
教其術數而昵於外戚培異日擅權之漸皆非所以  
為訓也三代有道之長可不知其所自乎

朝儀 外庭雖嚴內朝大褻

自蕭何置未央前殿而漢有宮闈之禁高紀七年蕭何治未央宮  
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自叔孫通制朝會常儀而漢有君臣  
之禮當是時也謁者贊導郎中俠陞百官執戟傳警  
而御史執法舉不如儀叔孫通傳通與弟子百餘人  
月餘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儀為繚綦野外習之  
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成卒衛官設兵張旗

何武位宣帝征武事故事武通

建武英士台見武等於宣室

王嘉位鴻嘉中舉殿朴能直言呂

何武位天學三年呂後征使為武  
所將輒重傷台見武三宣室也未失  
官者武王嘉

傳曰櫛殿下郎中俠陞陞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  
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  
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  
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酒諸侍坐殿  
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則漢之宮闕內外有  
竟朝置酒無敢權譁失禮者則漢之宮闕內外有  
禁而漢之君臣相見有禮矣故召文臣則見於宣室  
文帝召賈誼宣帝召召武臣則見於武臺武帝召李  
何武成帝召王嘉張釋之傳皇子與梁王  
央宮有不下司馬門則有罰釋之傳皇子與梁王  
武臺殿不下司馬門則有罰釋之傳皇子與梁王  
釋之追止劾奏如淳注宮衛令諸出入殿醉褻殿上  
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醉褻殿上  
則有劾東方朔傳朔嘗醉入殿中為庶人宦官怠慢於  
朝會宰相得檄召而戮辱之申屠嘉傳嘉嘗入朝  
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責通小臣戲殿  
上大不敬當斬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召通而

謝丞則猶知宮闕之嚴而君臣之不可狎蓋至召見

犬臺而願以常服朝江充傳武帝時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

許踞廁視大將軍而加以不冠見丞相武帝時大將軍衛青侍中

上或時不冠見汲黯傳則何褻之甚也彼其溺於

宴安而憚於禮法不樂於外庭之檢束而便於內朝

之媠近故常朝之禮止於月朔後漢禮志朝會注胡廣曰漢舊儀公卿以

下每月而君臣相見之儀所以若是之苟簡也嘗讀

張衡東京賦然後知光武顯宗最嚴於朝會之際每

月元日觀於殿下者數萬人賓臚傳命郎將司階天

子穆穆南面然後司儀辨等以朝而天子延以三揖

詢問朝政行君臣燕飲之禮而罷東京賦云於是元日羣后旁展百

汲黯傳武帝時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

後漢禮志朝會注胡廣曰漢舊儀公卿以

唯十月旦  
在叔子  
否社堂  
十月元  
海字也

僚師師於胥斯泊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共惟帝臣獻  
琛執贊當觀於殿下者蓋數萬以三爾乃九賓重臚人  
列崇牙張鑼鼓設節將司階虎戟交鑼龍輅充庭雲  
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晰晰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  
鄙軒轅隱旬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  
已下雕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璽紆黃組要干將負  
斧展次席紛純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然後  
天子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贊既奠  
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美公侯卿士登自東塗論  
萬機詢朝政勤恤隱而除其惰人或不得其所若  
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違以寧靜發京倉  
散禁錢賚皂僚逮輿臺命膳夫以大享糗餼浹乎家  
陪春醴維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  
官已事嗟夫俾西漢之君損益叔孫通禮儀而行之  
定其常朝之典而使百官進見之儀習於平時亦安  
有近習預政之患

禮古禮可復而漢不復咎始于叔孫

叔孫通位通禮上曰臣形微者許生  
5月弟子才起於儀高事曰以禮  
手通曰

明堂中者一殿四兩年聖以茅蓋通水  
水園宜恒在後道上方以茅蓋通水  
曰明堂天子曰入以祀上帝也

叔孫通為漢制禮雜以秦儀其說以為禮者因時世

人情為之節文通傳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

願周禮所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而古先聖王

之制非所施之於後卒使漢家之禮法度不立品式

無章郊祀建而惑於天地分合之異郊祀志平帝元

日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別有合云云始五年王莽奏

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以日冬夏至其

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禮於南

郊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日夏至使有司奉祭祀

北郊宗廟立而疑於昭穆迭毀之說詳見韋學校雜

奏可武紀元朔五年詔禮官勸學以爲天下先

太常之制太常與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勵賢才

焉丞相宏請為博士明堂遵玉帶之圖郊祀志武帝

弟子員見儒林傳明堂遵玉帶之圖欲治明堂未

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上下相承

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風俗侈靡其所著為漢儀者又與律令同錄而藏於

理官禮樂志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

者顏曰理非復視以為禮豈能有以美教化而定民

志哉且漢以為古今之俗不同而時措之儀不得不

然耶初韓延壽守潁川一旦變告訐之風而為禮遜

之教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百姓莫不遵用

其教延壽傳徙潁川太守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

其教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因與定嫁娶喪祭儀品

畧依古禮延壽於是令文學教官諸生反并執俎為

吏民行喪嫁娶禮何古人之禮行於一郡而不可以

百姓遵用其教

行於天下歟高祖草創之初未遑他務然猶有可誘

者賈生論經制於孝文傳王吉明王制於宣帝此時

漢書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六

一切以禮

手高旁



王吉造官事... 禮章帝授以叔孫通漢儀告以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褒乃雜以五經讖記撰次天子庶人制度凡百五十篇不數月而奏之

而不為是終不可反三代之禮也其後曹褒議定漢禮章帝授以叔孫通漢儀告以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褒乃雜以五經讖記撰次天子庶人制度凡百五十篇不數月而奏之

樂 漢樂尤為不古

初唐曰此制... 命臣存以行事

所自出者有其本矣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制氏世為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得於竇公樂書者乃周官太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獻又將采諸子之言以為樂記而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

漢書禮樂志卷之三

七

今歌... 亦不... 亦不...

放古采薺肆夏清廟之奏此猶可也

一時醉語而使禮官肄習施之原廟禮樂志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

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

令歌兒習吹常以相和百二十相如等所為歌詩

非有和順積於中者而於郊祀用之禮樂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

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

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律都尉多舉司馬相

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

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工使童女七

俱歌恐我將斯文昊天有成命之頌宜不如是也蓋

自高祖樂楚聲而房中之樂制於婦人禮樂志房中

山夫人所作高祖樂楚聲故房中之樂楚聲也武帝好趙代秦楚之謳而以

協律付之闈孺鄭聲洋溢於朝廷而五侯貴戚類以

女樂相尚禮樂志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

有能窮其樂之所自出者安望其移風易俗哉古者

學校皆以樂名而所以教養乎學者莫先乎樂也劉

向勸成帝興辟雍設庠序隆雅頌之聲以風天下此

誠有得於古禮樂志成帝時建為郡於水濱得古磬

宜與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漢惟學校不

立而隸業於太常儒林傳元朔五年詔太常議子博

臧等議曰請以舊官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

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

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

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其可常與計階

詣太常太常號為掌樂百官表太常屬官有鞀為得

得受業

肆

善

咸據一宗

漢唐事類卷之三

郊祀志秦襄公作西時初白帝文公  
作廊時祭白帝宜公作密時祭青  
帝宜公作上時祭蒼帝作下時祭  
黃帝時作下時時祀白帝

而甲也... 郊祀志... 武帝雖定三年一郊之制

武帝雖定三年一郊之制

古磬又不能驗其樂於後卒使漢氏之樂習為淫聲  
而無一代之制至王莽乃始召天下通知鐘律者以  
正乖謬平紀元始五年徵天下嗚呼此豈作樂之時  
哉

郊祀 漢郊祀大率虛文赦亦非古

漢之郊祀初因秦之雍時而增其數為五天子令有  
司致祠而未始親往也郊祀志秦雍有四時高帝二  
年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  
對曰四帝也青白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  
五帝乃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  
召故秦祀官復置文帝始議親郊之禮在位二十三  
年纔一祠雍時而已文帝紀十五年議郊祀有司皆曰  
於是一始幸武帝雖定三年一郊之制

漢元三年辛丑... 郊祀志... 元狩越十年而再郊其後或

元狩越十年而再郊其後或

元狩越十年而再郊其後或

元狩越十年而再郊其後或

元狩越十年而再郊其後或

元狩越十年而再郊其後或

元狩越十年而再郊其後或

五時後常三歲然未始有常禮也即位八年建元元  
光二年亦見本紀元狩越十年而再郊其後或  
以連年元狩元年祠五時二年又祠五時元光二年  
至元狩元年凡十年元鼎四年祠至五年又  
祠或以八年元狩三年至元  
鼎四年凡八年或以三年元鼎六年至  
三年或以二年元封二年至十三年元封五年至大始  
大抵因行幸而致祠非有精意以享之之誠也元鼎  
以來立后土於汾陰本紀四年立后土  
祠於汾陰立泰時於甘  
泉元鼎五年立泰時於甘泉天子親郊見本紀又志  
云武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時祭於宮南  
更舉迭祭而雍時之郊已不專矣惟匡衡議南北郊  
之祀舉五帝而畢祭頗近於古郊祀志成帝初即位  
丞相衡奏甘泉泰時  
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又言漢  
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

皆言神祇感在國室初曰奉文王命  
七年每歲及漢宗廟禮不日接儀

甘肅秦時望隆八縣宜通表方  
五帝壇周禮男下古者存神以境  
以為書禮亦宗望山曰福晉神

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具備諸侯所妄造者皆不宜復修由是皆成帝僅一行之而卒變於紛紛之議成帝建始元  
長安南郊詔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罷徒  
明年衡坐事免官爵衆多言罷甘泉泰時作南郊  
曰大風拔木天子以問劉向向曰甘泉汾陰及雍五  
時皆祖宗與賢臣所共定不得擅議後上以無嗣令  
太后詔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自是而後更復不  
故及雍五時天子親郊禮如前  
一而南北郊合配之禮至於平帝世復行之平帝從  
議元始四年始行合祭禮郊祀高此漢郊祀之大略  
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也然而紫壇偽飾女樂鸞輅駢駒龍馬之屬在當時  
已議其非古郊祀志匡衡言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  
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請上質不飾以章天德  
紫壇偽飾女樂鸞輅駢駒龍馬之屬皆宜勿修去  
况又因郊祀而赦囚徒至今襲之以為常典尤非古

之意也師丹翟方進之論庶幾知古矣

鄉評 漢鄉評有里選遺意

人之實行能掩於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鄉黨之  
公議故古之論秀必本於鄉而漢之取士猶有鄉舉  
里選之遺意也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孫宏以充  
賦宏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宏以賢良徵  
為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  
菑川復推宏宏謝曰前已嘗用不能罷願萬石君以  
更選國人固推宏宏於是至太常對策  
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為郎中令石奮傳萬石君家  
實太后以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一推貌寬則  
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郎中令推貌寬則  
日聞之久矣寬傳寬為廷尉奉史時有疑奏已再見  
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召見寬與語乃奇其材  
辟以為掾上寬所作奏異日湯見上問前奏非俗吏

寬補廷尉文學平史時張湯為廷  
尉常用文生法律之失而寬以儒生  
主世向見用不習手不習者陰為得

漢唐事卷之三

十

御矣

字

病主友古何武執全重同  
李若勝

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寬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  
上日吾固聞之矣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地節  
生耶三年京師兩電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  
災異之意宣帝在民間聞一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  
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一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  
名兩龔傳勝為郡吏三舉孝廉再為尉一為丞輒至  
官兩龔傳勝為郡吏三舉孝廉再為尉一為丞輒至  
已聞其名即位其合聞美譽固已素著於鄉黨而達  
微為諫大夫  
於朝廷之上蓋如其不可掩也至於酈食其家貧  
落魄縣中謂之狂生食其傳食其家貧落魄然縣  
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句貸無節不為州  
里所稱並見本傳公議之在鄉里昭昭乎不可泯沒安能  
掩人之所不知而用以欺君哉是故能自持於鄉里  
者然後州縣拔為幹佐曹吏能自立於州縣者然後

五府辟為曹掾能自效於五府者然後為朝廷所選  
用見後辟除注其初皆本於鄉里公譽也是以高祖初年  
鄉縣各置之三老相師為善高紀二二年令舉民年五  
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至武帝又設  
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為孝廉之科以取士武紀元光元年初令其殆有意  
於鄉舉里選之舊乎

限年 漢用人不別老幼以知致仕限年皆是

古者四十強而仕七十則引年而致政故夫未仕也  
用其半生為學而後可以入仕及其既仕則以三十  
年宣力於國而晚歲休致又足以自養其筋力故下  
無躁進而上無貪位漢世士大夫自少至老幼未始

有王位昭帝

使御史大夫西向誰可將者竟  
國封曰止歸於老臣考矣

皇氣表竭經之骸骨乃月生海  
御里天子取曰侍曰亡傷土何也思極  
御生世強似情在自補會

帝服也賜為史祥大夫考極在臥  
而御里去而法勿微用也考此尹法  
必本中大夫

昭帝時海別解福以德行  
賜策書過得於皇王莽依也子白  
連賜策書曰情

朕以百餘子煩去夫去夫  
行身守道以終焉年

有限也劉向以十二為輦郎向傳向年十二以陳咸

以十八為郎陳萬年傳咸年十貢禹之子年十二而

元帝欲祿之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

者嘗命金徹語生欲及生祿生之子既已論矣其入

仕不幾於濫乎劉辟疆以八十為衛尉昭帝拜辟疆

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公孫宏以八十為丞相

八十矣趙充國以七十餘為後將軍

史六歲趙充國以七十餘為後將軍

還為後將軍神爵五年充國七十

餘上老之請伐羌復為後將軍

御史大夫元帝不也他陳萬年為御史大夫

至於老癯者皆可以綰綬於朝也平帝始元中龔勝

不盡其力之辭龔勝傳王莽秉政勝與

恭讓而不盡其力今大夫年至矣

議限年法四十以上始郡舉孝廉順帝時雄上言郡

出則宰民宣叶風教若其面情則無所施用孔子曰

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自今孝廉不過四十不得察舉

上從是二者俱有得於古人之意今制二十出仕七

十致仕視漢世為得而所以嚴入仕之源抑猶有可

議者乎

漢唐事箋卷之三

漢唐事箋卷之四

漢

辟除

辟除頗有公議猶勝任法

漢選部有尙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尙書調選

東吏捕追有功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

從事漢百官志司隸校尉諸從事史十二人皆州自辟

除漢百官志太尉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世

日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古元士三命者或曰漢初掾

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其諸侯王

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通為百石云

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自除

諸王之制其官職傳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官皆如朝廷國家惟為置丞

漢唐事箋卷之四

三

初所亦自注法到  
二千石皆州自辟  
非當也  
功如去  
五評

臣衡造元帝初即位東陸後更為  
以知唐為古日馬平騎將軍  
才勇長身今揚興說高田平原  
文學臣衡持者少任經學純倫  
但似平階初也故陸機在平將  
軍減置置吳兩學士欽於慎仁  
賈士於此心為國高為其六

相其御史大夫皆自置之景帝德是以朝廷無  
之患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民  
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屬之  
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史拔於州縣者然後為五府  
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  
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為大司空而辟鮑宣為  
西曹掾宣傳宣明經為縣番夫守東州丞哀帝初史  
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為議曹史衡傳衡射策為文  
高領尚書因楊興言衡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  
朝廷故隨牒在遠方高因辟衡為議曹史薦於上上  
以為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  
為別駕蕃傳蕃初舉孝廉周景辟為別王渙以考城  
令而辟仇香為主簿傳覽而聞譽達於鄉閭往往辟書

交至其門而下無遺材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  
議而猶未至纖悉於法也今吏部注擬下自鹽當筦  
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計其年勞資格而例以與之  
若執契券而責償其主奚暇問其人之賢不肖哉

遷轉

漢能執遷進之權其失在大臣有降

漢之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為升降故士  
大夫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張釋之十年不得  
調本傳釋之以貴為騎郎楊雄三世不徙官雄贊莽  
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至有為太僕立  
不徙官上以者老久次轉為大夫  
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夏侯則何其淹滯若  
此也賈誼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本傳文帝召誼為

兄弟不與官制

考漢志  
平同



至太中公孫宏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與功業屢舉

賢良宏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王仲翁補大將軍

至宰相封侯丞相封侯自宏始

史三歲至光祿大夫蕭望之傳初丙吉薦望之王仲

除用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若不聽吏挾持不

也彼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之

權一出於我固未始有資格之拘然至於大臣不職

去之可也收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辱之

哉孔光免丞相博山侯久之復為光祿大夫位次丞

相月餘為御史大夫未幾復為丞相光傳成帝時為

帝二年以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仲翁傳太后指由是

傅氏譖毀光後數月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後

日食召問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

丞相月餘賈延免光代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

蕭望之傳大將軍蕭望之長史丙吉為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對人嘗先有言索去刀兵而吏挾持望之獨不肯

外史光祿丞相博山侯印綬不第印任成事母去望之自居長史官而事望之陶信太后在國師者望之

光祿望之傳成帝時為丞相月餘為御史大夫未幾復為丞相

故博山侯以至韓安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

夫左遷而為他官安國武帝時為御史大夫五歲以

視蹇甚以病免數月痛為中尉望之欲用為丞相使

進於丞相丙吉廉聲不聞詔左遷為太子太傅翟方

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吾吾

嘗執天子之政矣嘗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

尊就卑與其僚佐比肩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國

朝體貌之禮真可謂萬世法

薦舉薦舉路廣同坐法嚴

漢薦舉之路廣而同坐之法嚴路廣則下無遺材法

嚴則人無倖位故漢之士風以廉謹自將者往往多

易達而闕冗無能者亦不旋踵而報罷矣河南守舉

蕭望之傳神前三年為御史大夫

夫望之曰君曰君君者君者神

通必由正神君者不同教慢不

右選為太子太傅

賈誼本傳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

乃言南守吳公其秀才召置門下後吳公為廷尉

於衆庶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濟南守舉終軍

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甚奇之軍揖太守而去

至長安上書武帝是郡國之薦士也太府舉張湯湯

湯充國遠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五府復舉湯五

府之薦舉也暴勝之以直指薦雋不疑見解閻崇以

執金吾薦龔勝勝傳執金吾閻崇薦王商以衛將軍

薦鮑宣宣傳宣為州從事大司馬衛是奉使侍御史

漢書卷之四

子食其謂曰聞沛公有大

者沛公使人召之

又見東海邑子傳

儀高帝拜通為奉常

儒生隨臣久矣願官之

厚何武傳武好獎人之善

舉之寬也至於嚴延年薦獄

秩本傳延年察獄吏廉有

以實亦坐削戶二百陳湯傳

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

槃辟雅拜有司以為詭眾虛

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

以詭眾虛偽武坐左遷楚內

卒武

何武傳武為人厚道進士

善為律史厚道進士

名聲生年七十餘長六尺人皆謂

狂生自厚也

何武傳武為人厚道進士

善為律史厚道進士

名聲生年七十餘長六尺人皆謂

狂生自厚也

何武傳武為人厚道進士

善為律史厚道進士

名聲生年七十餘長六尺人皆謂

狂生自厚也

漢唐事錄卷之四

四

侍趙元

子

嚴也當是時貢禹上疏且曰守相選舉不以實及有  
賊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禹傳中是禹尚以免官為  
輕而猶欲重其舉主之罪矣今賊吏犯法邂逅或敗  
引罪降秩以為重典同坐之法視漢不亦恕乎

考課 漢考課詳於外官小吏不如委之賢臣

漢考課之法詳於外不詳於內行於小吏不行於達  
官郡國長史既有以上計較其殿最東漢百官志凡  
進賢決訟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  
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  
吏上計 而部刺史又以六條督其治行天子時  
遣詔使乘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 武帝初遣謁者巡  
中大夫等十二人循行天下觀覽風俗察吏治而公  
得失或遣博士或遣諫大夫之類是也見各紀

宋持位... 大夫... 考課...

府聽采長吏臧否以謠言舉按輒被黜免東漢官志

日三公每歲聽采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  
之謂也又東漢循吏傳序光武廣求民瘼觀納風謠  
建武永平之間亟以大率於外為詳也至於內則不  
謠言單辭轉易守長

過居三府者光祿勳歲以四行察其茂廉而已元紀

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  
以此科第郎從官太尉注十二年詔光  
祿歲茂才四人察廉吏三人黃琬傳

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  
相采傳然進用之際亦未必以考課為黜陟也焦延

壽為小黃令舉最增秩京房傳焦延壽以郡史察舉  
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郭彞為漆令

老官屬上書願留壽有詔許增秩郭彞為漆令  
課殿見責問令郭彞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口

房公  
愛讀傳文帝初立國河南守吳  
上治平為天下第一徵以廷尉

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  
上卿房與房舍議溫室皆以  
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之  
新刺吏令房曉以課吏法房以  
必不為新唯御史大夫節度先祿  
去夫周堪言不可後房言上言  
物也今丞尉治一物當知化止犯  
注者極遠者盜賊滿三日不覺  
去則尉也今竟一日除少尉負  
其罪也房平扣頭以此注

君課第六自脫賞罰若甚公矣然倪寬為左內史  
何暇欲為左右言兒竟與民假貸而以負租課當免本傳寬左內史收租  
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  
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經屬  
不絕課更以最河南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本傳而卒  
上由是愈奇寬傳不聞其擢用此皆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也至於  
京房奏考功課吏法本傳元帝詔欲以令丞尉治一縣崇  
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三日不覺發者則尉事  
也令覺之自除尉負其罪本傳晉則又行之於縣有  
上下相司之意其法煩碎而不可用矣時上令公卿  
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嘗聞魏徵始中上使王昶  
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是之朝臣與房會  
擇百官考課事昶以謂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

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  
無比較之制由此言之聖王明於任賢畧舉黜陟之  
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  
子愛其說故併錄之

決獄讞法雖善亦有論報太速之失

漢置廷尉以掌天下之獄故郡國奏讞而廷尉以聞  
於上刑法志高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  
來縣道官獄疑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  
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  
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官  
表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故律廷尉曰  
廷平也治疑法詳其輕重而緩處之故獄不濫而人  
不冤張敞之為京兆以私憾案掾史鍛鍊之罪於五

廷尉

所古曰

張融想為東北九歲時與先師  
重揚輝原言法輝生左逆誅之  
師者輝者友不宜至位等以法  
克而故者釋輝不

刑徒也宣帝詔曰今廷吏與郡  
鞠狀任枉標爵世為置廷平秩上  
石石吏人共持平以於是廷平之  
國為廷尉本即案定於廷平秩上  
為廷平秩後法後秩上廷平秩上  
宣帝高后而法廷平秩刑師為平夫

陛下不制則廷民化也而力除之  
相之廷民化也而力除之  
相之廷民化也而力除之  
相之廷民化也而力除之  
相之廷民化也而力除之  
相之廷民化也而力除之  
相之廷民化也而力除之  
相之廷民化也而力除之

日之間本傳敝使捕賊掾絮舜有所按驗舜以敝劾  
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敝聞收  
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  
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敝棄舜市文致其法而不讞於  
上其慘刻少恩見於釋一時之怒未足怪也及將王  
温舒之守河內將舉一郡之豪猾而草薶音替除之  
上書京師大者欲族小者欲死奏行不過二日得可  
事論報流血十餘里見政是可不為之痛心哉夫河  
內去京師幾何里而又罪連千餘家非涉筆紙尾片  
言可得而折者夫何二日之頃而裁決報答若此之  
速吾不知讞於廷尉者何如也其叅聽於三公者又  
何如也古人之於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康誥其

詳於決獄而不敢忽蓋如此漢之君臣乃獨賢於成  
王康叔乎史稱宣帝齋居決事于定國為廷尉獄刑  
號為平矣見刑然以時考之趙蓋韓楊之誅實在於  
定國為廷獄之日蓋亦從容為宣帝言之嗟夫有明  
刑之心而不能使其民無冤漢之諸公不得不任其  
責

屯田 屯田可用而屯於絕漢則非

自晁錯徙民耕塞下而漢之屯田固已權輿於此當  
是時邊塞不過隴西上郡北地歲吏戍卒罷於往來  
行錯之策實為有補農傳文帝時錯言守邊備勸  
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  
候備塞之卒少則入命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漢書事紀卷之四

七

西域傳 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

西域傳 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 不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武帝通道西域踰秦隴以北不知其幾千里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置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置使領護歲收徒以給使外國而已

城傳

西域傳 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 不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武帝通道西域踰秦隴以北不知其幾千里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置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置使領護歲收徒以給使外國而已

漢書卷之四

十

不知邊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武帝通道西域踰秦隴以北不知其幾千里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置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置使領護歲收徒以給使外國而已

領護歲收徒以給使外國而已西域傳可謂得已而

不已者也末年悔過拒宏羊之請而棄輪臺之地亦

己晚矣西域傳渠犁皆故國有田五千頃以上東漢

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為本業上昭宣以來田

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昭宣以來田

張掖昭宣以來田昭宣以來田昭宣以來田昭宣以來田

何為哉趙充國金城之役欲以歲月降羌不忍士卒

坐糜之須而為積穀省漕之計屯田浩亶雖去國遼

遠不出期年累以殄滅成功充國傳充國在金城上

願罷騎留屯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

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益積省經費今大

用簿後上留田便宜十二事曰兵功決可期月而罷

及帥前離黃抵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初置金城屬國

處豈可與武帝同日語哉故夫屯田於邊郡當如

晁錯之說敵國相持而兵未易解充國十二便宜其

其後

上持以出將軍計當考何以... 漢書卷之四

漢書卷之四

八

亦可用地

馬政 馬政至武帝行下策

漢之苑馬分布西北二邊養教習擇其良以給天

子之六廐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

三十萬擇取教習以給六廐百官表太僕有六廐未

央家馬三令丞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令丞灼曰六

廐名故北地地理志靈州有河奇苑西河鴻門有遼

東襄平有諸郡皆有牧師而太原亦有家馬官地理

原郡注有家馬官贊曰漢有家馬廐一廐萬疋官表

須故謂自天官六廐以供乘輿悉養之邊郡云文帝

恭儉無事廐馬止百餘疋不取給於邊郡也貢禹疏

高祖孝文孝高皇帝循故恭儉景帝匈奴入上郡取

(百官表)太僕屬官邊郡六牧師

苑令各三廐(師百)邊官儀云牧

師所苑三十六所東置北邊西置

三廐馬三十萬頭

(百官表)太僕屬官有大廐未央

家馬三十令丞車府路輪騎

騎馬駿馬四令丞

(地理志)靈州有河奇苑

(地理志)鴻門有遼

(地理志)太原亦有家馬官

(地理志)原郡注有家馬官

(地理志)須故謂自天官六廐

(地理志)恭儉無事廐馬止百餘疋

(地理志)景帝匈奴入上郡取

苑馬則是時已有苑馬矣景帝中武帝將有事於征

伐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而馬政始兼

掌於郡二千石矣地理志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當

是時西涼北并奄而有之馬非不足也自兩將軍出

塞之後竟以馬少久不伐也霍去病傳自青圍匈奴

不伐於是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限以三歲而歸

息十一以除告緡之令見食貨志李奇曰邊有官馬

歸之十馬母還官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

一駒此為息十一然後不能補車馬之乏尚乃籍吏

民馬武紀太初二年籍不課息及於天下矣見揀夫

漢之馬政其分牧於邊苑而畜養之地得其宜寄牧

於邊民而歸息之制為不迫至於籍取吏民馬以補

(地理志)匈奴入上郡取苑馬

(地理志)景帝匈奴入上郡取苑馬

(地理志)武帝將有事於征

(地理志)伐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

(地理志)而馬政始兼掌於郡二千石矣

(地理志)是時西涼北并奄而有之馬非不足也

(地理志)自兩將軍出塞之後竟以馬少久不伐也

-5 85 35 285" data-label="Text">

(地理志)不伐於是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限以三歲而歸

車騎則行此下策而其計出於無聊非為煩擾且不  
足為軍用矣

盜賊

漢盜賊强大多緣利路塞

漢縣置游徼

官表縣令長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

齊夫職聽訟收賦稅游

徼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

徼巡禁盜賊皆秦制也

郡置都尉官表郡尉秦官掌

秩比二千石景帝更名都尉

官志都京師置中尉表

尉典兵禁備盜賊光武省郡都尉

如淳曰徼徼禁備賊也皆所以警盜賊者也而漢賊

類非狗鼠態有今之所未聞者

文帝時剗簾塞器

而白晝奪金於大都

賈誼治安策盜者剗寢戶之簾

趙之間大羣至數千人攻城邑釋死罪殺二千石而

不思繡衣持斧虎符發兵威力所不能制甚至於作

沈命法而盜賊浸多

酈吏咸宜傳杜周任用是時郡

大抵盡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

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間有

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

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其

食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於是上始使

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

范昆諸部都尉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

兵以興擊數歲頗得其渠率散卒衣繡衣持節虎符發

不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

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賊弗敢發恐不

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浸多也

成帝陽朔

以後政府寺劫囚徒盜庫兵經歷郡縣郡殺長吏者

無歲無之又見下注

耶蓋自武帝與民爭利擅山澤衣食之源多為法令

是何漢之盜賊若是其恣睢者

海如也沈沒也永藏匿盜



漢書地理志 潁川錢官徒中屠聖等  
百八人 縣長史監庫兵自稱將軍  
徑歷九郡 造出長安御生中  
逐捕以軍興 漢元帝  
漢書地理志 潁川錢官徒中屠聖等  
百八人 縣長史監庫兵自稱將軍  
徑歷九郡 造出長安御生中  
逐捕以軍興 漢元帝  
漢書地理志 潁川錢官徒中屠聖等  
百八人 縣長史監庫兵自稱將軍  
徑歷九郡 造出長安御生中  
逐捕以軍興 漢元帝

漢書地理志 潁川錢官徒中屠聖等  
百八人 縣長史監庫兵自稱將軍  
徑歷九郡 造出長安御生中  
逐捕以軍興 漢元帝  
漢書地理志 潁川錢官徒中屠聖等  
百八人 縣長史監庫兵自稱將軍  
徑歷九郡 造出長安御生中  
逐捕以軍興 漢元帝

以嚴其禁錮故民無所倚賴則亦忍棄其身而輕於  
為盜貢禹上疏以為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  
徒一歲功十萬人以上見貢禹傳若是者豈復有常產常  
心者哉宜乎潁川山陽之盜類皆起於鐵官之徒卒  
也潁川申屠聖見前兵器注成紀永始三年山陽鐵  
官徒蘇合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  
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  
相長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汝南太守嚴訴捕斬令  
等觀龔遂治盜於渤海以為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  
治之當如理亂繩不可急也於是悉罷捕盜之吏諭  
以教令而盜卒以平是豈有他術哉遂傳渤海歲饑  
遂為渤海太守謂遂曰君何以息其盜賊遂曰海濱  
遐遠不活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  
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黃池之中耳臣聞治亂如治  
亂繩而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

事上許焉遂至郡移書勅屬縣悉罷捕逐盜賊吏  
賊聞遂令即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錮盜賊於是悉  
優以利而開其衣食之門則彼有悔悟而已矣不  
是之思而徒咎其法之未嚴淫刑以逞而至於無噍  
類是又武帝沈命之法也

漢唐事箋卷之四

漢唐事箋卷之四

七

漢唐事箋卷之五

漢

水利

天漢渠之有利無害

班孟堅賦西都首陳源泉灌注之利而稱鄭白渠之

沃班固西都賦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其意以為關中之所恃以為富強者本於二渠

而二渠之會實為眾水出納之地夫以關中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經其北終始霸產出入涇

渭鄠鎬潦滴是為入川其水蓋不一矣而不聞其有

而異態見司馬相如子虛賦顏曰霸產二水終始於苑中不復出涇水入渭同渭入河從苑外來又從苑去也霸產涇渭

孤

水患者二渠為有功焉蓋自國始為秦間鑿涇水為

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為鹵之地四萬餘頃

溝洫志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使水

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轅口為渠並

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

鄭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卒使就

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闕之水溉為鹵之地四萬餘頃

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秦以富強因名曰鄭國

渠至漢武帝時白公復穿渠引涇水注渭中袤二百

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故鄭國在前白渠起後民是

以思其功而歌之孟堅志溝洫亦以兩渠之饒衣食

京師億萬之口溝洫志武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

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

陽注渭中袤二百里田溉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

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

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

也饒信知涇渭之水出內於二渠而二渠之深廣有所

受有所泄而水患不能為之害也其他郡縣臨晉則

引洛志武帝時嚴熊言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

萬餘頃故惡地於是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

洛水至商顏下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定汝南九江則引

淮朔方西河河西酒泉諸郡則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志武帝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

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秦

山引汶水皆穿渠而漢之水利蓋不為無補矣

邊防漢備敵無定所惟趙充國詳而善

高帝自平城之圍以匈奴數侵代地遂北至雲中羣

以備邊注上高后孝文時匈奴知漢北邊有備乃多從

隴西北地入寇高后六年匈奴寇遼道顏曰狄道屬

西河中西紀西河津渠引汶

漢書地理志卷之五

七

為寇十四年匈奴寇而漢之邊防亦不過於此屯戍  
邊殺北地都尉叩文十四年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初未始及於

幽燕之境至武帝時匈奴入寇之路不出於隴西則  
出於上谷遼西漁陽鴈門代郡定襄右北平諸郡紀武

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元朔元年入遼西二年入上  
谷漁陽三年入代鴈門四年入定襄上郡五年入

代元狩元年入上谷二年入鴈門三年入右北平定  
襄太初三年入定襄征和二年入上谷地理志趙有

代定襄雲中五原燕有漁陽右北平遼西而漢之師  
遼東上谷代郡鴈門秦地有北地隴西

亦由鴈門定襄代郡上谷而出也武紀元光六年遣  
敖出代李廣出鴈門元朔六年衛青出定襄元狩四

年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天漢四年公孫敖出鴈門  
其後又通西域欲以斷匈奴之右臂元狩四年張騫

困於漢而烏孫王昆莫故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  
時重賂烏孫東居昆莫故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

從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帝而單于之兵反自其所置  
悅以為然拜騫遣之烏孫武紀元狩二年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

之處而入寇國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郡置張掖  
燉煌郡太初三年入五原酒泉殺漢兩都尉而漢兵始

往來於秦涼之北矣武天漢二年李廣利將軍兵三  
人出居延皆秦涼以北之地也地理志秦地西夫東

之於遼西北平西之於張掖酒泉中之於定襄鴈門  
疆場廣莫靡有定所隨其所寇之道而後為備守之

策漢之士卒亦疲於奔命矣宣帝本始中匈奴嘗率  
十萬餘騎南旁塞欲以為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屯

緣邊九郡充國傳本始中匈奴大發十萬餘騎南旁  
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九郡

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右北平上谷漁陽顏

日四萬騎分屯而夫以四萬騎分屯於九郡而充國  
充國總統領之總領於其間兵不繁而勢相屬如常山率然之形宜  
乎單于聞之而引去也充國老將其於備邊之計益  
詳

選將 將不輕授多於環衛得之

選置將帥不與他官比非平昔之所習知則出於一  
時之所論薦嘗試而泛使之鮮有不敗事者漢之將  
帥多由於環衛彼其出入於周廬殿陛之間其果毅  
沉鷲忠義武勇皆天子之所熟識其材能而器使之  
可也故夏侯嬰以奉車本傳高祖以嬰為太僕奉車從攻朝陵李廣以  
騎郎將本傳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吳楚反為驍騎都尉趙充國甘延壽以羽

再從大將軍大將軍至詔予壯士  
為軍北討尉尉軍佳之

李陵傳 陵少壯 二十人 備相  
李陵傳 陵少壯 二十人 備相  
李陵傳 陵少壯 二十人 備相

林郎充國傳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衛青霍  
去病以侍中青傳武帝建章監侍中光緒六年拜車  
年春為驃其朝夕扈從久為天子見知無不為漢名  
將韓信為治粟都尉數與丞相蕭何言而何奇之卒  
為大將軍信傳李陵將兵於外天子召見於武臺而卒  
用以伐單于陵傳陵將騎士留屯張掖上召陵欲使  
自當一隊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則議論應對足以察其人之賢否要非鹵莽而用之  
也蓋至於設六郡良家以為取將之方地理志漢興  
選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置羽林  
李廣趙充國甘延壽之屬皆六郡良家子也置羽林  
期門以為蓄將之地百官表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

地理志漢興  
六郡良家子  
置羽林

身曰通乎聖騎法更在羽林騎

高  
至孝朝信  
建元三年徵羽林騎  
占侍中常侍或騎及侍從  
子能騎射去胡語  
自此

更名虎賁郎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  
置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  
羽林尤為良法夫取之於山西出將之地而養之於  
孤兒宮衛扈從之際一旦有警則選諸環衛而用諸行伍  
真可謂頗牧在禁中者耶

儒將

子房計謀皆合兵法而不以兵法言

儒者不言兵非不言兵也特不以兵法形之口舌之  
間耳秦漢戰爭之際類以孫吳兵法爭勝負誰復知  
有儒將者哉趙成安君號儒者稱義兵不用詐謀奇  
計卒為韓信斬於泚水之上見韓信傳成安君陳餘也豈儒者不  
足用耶子房受書於圯上老人卒以一編為沛公謀  
臣其發策建議初無一語及於太公兵法或開陳其

端或撫機而發使高帝聽納之際自生敬心焉借箸

之謀良傳食其欲立六國後良請食箸籌之發八難踞鞍之間漢王擊楚兵

邑踞鞍問良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

良曰九江王布韓信彭越即欲捐捐之此三人楚可

破也皆漢存亡之決秦宮數語沛公入秦宮室意欲留

還霸無不剴切帝心而卒濟其功八難之說疊疊數

百語至論武王造周之烈者數條良傳皆武成之設施

也急趣丞相定功行封高六年上從複道上見諸將

所封者皆故人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

故相聚謀反爾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不快計

羣臣所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之以示羣臣上置酒封

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

且侯吾屬蓋異日治齊尊賢尚功之意也四皓之來

無患矣蓋西伯養老天下之父歸之意也此皆在兵法中後

世莫能察而獨高帝能信用於當時此子房所以為

善談兵者歟史家謂子房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

而不知子房蓋未嘗以兵法為言也當漢之時晁錯以儒者上兵書本傳錯上兵事文帝嘉之

魏相以儒者識兵畧文中子魏相篇子謂魏相真士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

大夫援引孫子司馬兵法以為談者蓋不一數見後兵法

孰有子房之善藏其用者哉

賦兵論漢丁役之大畧

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丁眾而

無田雖貧不免於為兵故凡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

中從軍馮唐傳唐對文帝夫士卒盡家人而非素養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者也自其年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傅之疇官以給公

家徭役高祖紀蕭何發老弱未傅者詣軍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文疇學之高

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癘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

正卒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習射御騎馳戰陳又

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未二十三

為弱過五十六為老漢書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

給於中都官則為衛士食貨志顏曰正舉給於

郡國則為材官刑志天下既定踵給於邊繇則為

戍卒見後皆一歲而代上其給於縣則為更卒一月

即更食貨志月為更卒已復為正額曰更卒為給郡

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昭紀更賦注如淳曰更有三

為之一月一更是為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

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

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

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

律說平賊更者居也居更到申五月  
更也後律尉律平賊更一月休十月也

必曰曰法衛士更盡代古於天子曰  
必曰曰法

以給成者是其更代往來道中衣裝悉自補賈誼傳

為過更也帝云云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

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錢用諸費稱惟衛士衣食縣官罷遣有享王尊傳正

此悉盡也臨饗罷衛士蓋寬傳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

禮儀志禮遣故衛士儀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闕罷

遣勸以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始得免為庶民

就田里勸農桑兵革之事不預若高不滿六尺以上

年未及二十三與夫過於五十六者謂之罷癯老弱

在於不仕見前其已仕於郡縣而已被薦舉者皆不

預給兵之選惟戍邊重事雖宰相之子不免而國之

有倉卒之寇常兵數不足辦事則有一切調發凡

年老當免者亦在行中謂奔命昭紀始元元年益州

健為蜀郡奔命擊之初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

以趨急難今敵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

聞命奔走者故曰奔命李曰五十五以上六此其賦兵

十以下為奔命奔言急也顏曰應說是也

之大畧也

漢兵散於郡國各有異習而不可以一律齊也巴蜀

三河潁川諸處則多材官高紀十一年隴西安定天水諸處多騎

材官取其材力者高紀應隴西安定天水諸處多騎

士武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騎士取其習

射御騎馳戰陣者也見前西北之地多輕車故關東

上郡北地皆有車宣紀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銳卒

今古也今初賦隴西小吏則賦  
此郡皆手騎也注塞

土兵 詳論諸兵所出而御之有道

漢唐事變卷之五

七

尉

尉



江不守以故南新... 劫起在江... 東南之地多樓船故博昌潯陽會稽諸郡皆有船式

武紀... 建武七年... 士持古... 命天下...

武紀... 建武七年... 士持古... 命天下...

屬古... 迎... 今... 衛士...

東南之地多樓船故博昌潯陽會稽諸郡皆有船式

傳呂嘉反式上書願與子男及臨淄習弩博昌習船

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伍被傳時漢逮淮南

王孫建繫治王恐謂被曰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

舉兵西御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畧衡山勢不得發

被日畧衡山以擊廬江有潯陽之船守下雉之城

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今聞從

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可滅破也上拜買臣

備糧食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以至臨淄之擊

手見荆楚之劍客將選各惟其土之所宜而習熟之

故一旦有事以羽檄召天下兵紀高而無有不集事者

方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

郡太守都尉令長丞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用而課殿

最焉漢官儀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相尉會都試課

殿最又光武紀建元七年罷材官注云秋後課

武本地方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東漢官志

每郡置守一人丞一人郡當邊成者丞為長史王國

民勸農典禁兵備盜賊景帝更名為都尉尉史禹劾蘇

發而不詣屯所則騎士有誅趙廣漢傳尉史禹劾蘇

屯所乏軍與太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則太守

有貶腰斬太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則太守

多不能相夫是以郡國之兵教習於平時而征發於

有事民有更番之休而將無專權之患矣

京師兵南北軍本是番上自增益後遂多變

漢京師惟有南北二軍刑法志京師有宮城門外為

南軍凡宮衛屯兵皆屬焉衛尉主之百官表衛尉秦

兵類注漢舊儀云衛尉寺在京城門內為北軍凡京

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

衛尉主之百官表衛尉秦

兵類注漢舊儀云衛尉寺在京城門內為北軍凡京

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

衛尉主之百官表衛尉秦

兵類注漢舊儀云衛尉寺在京城門內為北軍凡京

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

衛尉主之百官表衛尉秦

兵類注漢舊儀云衛尉寺在京城門內為北軍凡京

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

衛尉主之百官表衛尉秦

兵類注漢舊儀云衛尉寺在京城門內為北軍凡京

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

衛尉主之百官表衛尉秦

兵類注漢舊儀云衛尉寺在京城門內為北軍凡京

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

去庫為北四令也却如武庫書三  
正中尉置兩尉又武道左右

中下五

（百官志）太尉勅別入北軍亦入南軍  
侯化通名符節通今持符節內勅北  
軍勅後令都中尉劉揚說日祿祿  
以兵按太尉勅入軍門軍皆左

（百官志）中尉  
七騎校尉中尉步兵校尉上林苑  
內屯兵校尉射擊校尉長水校尉  
又者相射校尉地地射校尉  
學長少官由相射射校尉中尉侍  
從射校尉中尉校尉中尉凡

（百官志）中尉校尉中尉校尉中尉校尉

漢唐事彙卷之五

輔兵卒皆屬焉中尉主之官表中尉秦官掌徵巡京

有中壘寺互中候候丞東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

武帝以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光武以是變為北

軍中候則中尉掌北軍明矣林賢良亦如唐之南北

云南北軍史無明文亦以此推之

二衙也是也北衙禁軍是也故胡廣謂衛尉巡行宮

中則金吾微於宮外相為表裏東漢官志執金吾胡

則執金吾微於宮外相為表裏廣在衛尉巡行宮中

為表裏以擒姦討猾而唐李揆亦云漢以南北軍

相制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是以周勃誅諸呂既入北

軍又使人告衛尉以嚴殿內之鑰南后紀勃既矯節

無祖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衛尉

為亂殿此足見南北二軍之相表裏矣然二軍衛士

門弗納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更番為之初未始有定在之

兵蓋寬饒傳饒為衛司馬案行士卒躬自拊循歲盡

番日更自武帝用兵增置八校刑法志武帝內增七

騎中壘步兵越騎長水邊騎射聲虎賁東募知邊人

入校尉邊騎不常置故或為七校尉也

事者為邊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

始有召募之兵後恐中尉之權太重乃於光祿勳增

置羽林期門為宿衛百官表武太初元年更置中尉

期門羽林皆屬焉而與衛尉同掌宮門見而南軍始

餘見前選將也

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師之兵猶未遠出高十

尉卒三萬人軍霸上文三年發至武帝則發中尉卒

擊西羌本紀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

為征西而京師之兵始從遠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

漢唐事彙卷之五

中尉校尉中尉校尉中尉校尉

似飛

光武紀建武六年和帝解郡國尉

川任官

候以學之是相

屯如故有警則發雖金城去京師遼絕而羽林孤兒  
 邊越之騎亦從中而邊矣宣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  
官詣金城自是而後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法  
浸弛昭紀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擊益州宣本始二  
匈奴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而郡國都尉併  
省矣武紀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併職太守無都  
伍百官志舊中壘校尉北軍中興省中壘置中  
候騎併長水虎賁主輕車併射聲與步兵越騎屯騎  
為伍營中不知漢初京城之兵亦從郡國而番上也  
候監之  
 此後所以有列屯養兵之費歟

環衛

漢環衛有六等亦有賢才居之

漢之環衛者以諸侯及公卿大夫子弟之為郎者郎

武帝太初元年更立光祿也

中令掌之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  
 以郡國之材官騎士更給於中者衛尉掌之規土均  
 之為衛也而有二等焉屬於郎中令者為郎衛初無  
 定員更直執戟宿衛門戶出則充車騎郎衛掌守門  
 皆無定員多至千人見百官表光祿勳歲以四行察其茂廉而升擢  
 之武太初元年更郎中令為光祿勳東漢黃琬傳云  
舊制光祿勳舉三署以高功令次材德尤異者為  
四行餘見亦猶周官之官伯所掌王宮之士庶子凡  
 在版者也屬於衛尉者為兵衛亦無常卒郡國調發  
 為衛士周廬設徼警夜巡晝歲盡則更觀以角抵而  
 罷之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云公車司  
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亦猶周官宮  
 廬若今之仗宿屋也餘見賦兵注類



尉及二千石印者亦給軍賦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无所與則又不特取之於民矣蓋漢兵出於民凡其往來繇戍者道中衣裝悉自補見賦注從軍旅齋之費或自貸子孫任氏傳吳楚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子家錢顏曰貸求假也蓋兵猶未食於縣官而其所賦於民者殆不過為庫兵車馬之資而已調兵遠征則各食於所過郡國之粟此其所以無列屯坐食之費也

漢唐事箋卷之五

漢唐事箋卷之六

漢

兵權 內兵權散外兵權專

漢初軍未有節制故營屯宿舍天子得以直入其壁而奪之軍韓信傳四年漢王出城皐與滕公從張耳耳漢信未起即其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自韓信申軍法而主帥偏裨之等部曲統轄之制始有不可犯者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且以南北軍觀之司馬屬於衛尉者也然司馬見衛尉不拜不私役於衛尉蓋寬饒傳寬饒為衛司馬先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嘗為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責問衛尉軍正次於將軍者也然正由是衛官不復使候司馬

不屬於將軍將軍有罪則正得以聞胡建傳武帝天

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斬之遂奏曰

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軍御史公

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尤為失禁不公

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

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

軍有罪以聞臣謹以斬顏曰李者法官之號也故稱

其書曰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亦足以見內兵之

李法

制也至於閩外之寄授鉞專征則自偏裨以下皆屬

焉徒步合軍惟大將軍之所令失道問狀惟幕府之

所責李廣傳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

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臣東道臣願居前先死單

于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急詣部如

書廣不謝而起就部引兵與趙食其合兵出東道惑

失道後大將軍青使長史問失道狀廣未對長史急

責廣之幕府上簿廣至幕府引斬霸陵尉以報私忿

刀自剄食其下吏後贖為庶人

則不以專戮為嫌廣先為衛尉擊匈奴無功廢為庶

呵止廣廣從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況故耶後召為北平太守匈奴入遼西廣請霸

陵尉與俱至嚴細柳以拒先驅則不以擁權為僭

軍而殺之

夫傳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文帝勞軍霸上至細柳軍

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

入先驅曰天子且至亞夫傳言開壁門壁門此又兵

士請不得驅馳天子改容式車成禮而去

之在外者也然而胡建為南北軍正假黃帝李法以

斬天子之監軍見衛青為大將軍不敢斬裨將於境

外而歸於天子之自裁蘇建為右將軍擊匈奴亡軍

其罪正闕長史安議郎周霸等議建當何罪霸曰大

專誅於境外而歸天子天子自裁之則於內外之制於以風人臣不敢專權斯不亦可乎又若有所戾何耶蓋軍長史例以文士為之所以參議軍事衛青傳如淳注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官志將軍有長史司馬一人千石本注云職參謀議而與將軍相為可否者也胡建不由文吏之議而以私意行侈是不得以為節制衛青諮謀於長史而不敢專於斬將正有得春秋殺舟之僑以徇國之意也左傳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秋振旅其入於晉殺舟之僑以徇於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其與胡建義有間矣

兵法

論張良韓信所學而韜畧不列於兵書

古兵法之存於漢者百八十二家張良韓信刪取要用定為三十五家中更散逸而其後任宏校理兵書

論次為四種而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之別猶有五十三家則漢之兵法亦云備矣藝文志兵家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

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摺撫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家為四種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兵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凡兵法五十三家唐李靖謂張良所學者太公六韜三畧七書

有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黃石公三畧上畧中畧下畧韓信所學者穰苴孫武七書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蓋亦因其圯上之所傳與夫背水陣穰苴孫武是也

而證之也然攷之藝文志上自神農黃帝風后力牧

下至孫臏范蠡大夫種孫吳之書無不載為兵家藝文志

兵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兵權謀家孫武兵法八十二篇吳起

四十八篇孫贖八十九篇范蠡二篇大夫種二篇而獨以六韜列之於儒藝文

志儒家周史六韜六篇顏所謂太公謀八十一篇言

日即今之六韜也破韜同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則又列之於道者流是何黃

石之所授於留侯者時不見錄以為兵耶豈子房秘

其已術初不定以為兵法後世循其故而不錄抑高

祖之所學雖不具載其書而在當時有駟先生者亦

善為司馬兵法淮陽憲王欽傳元帝時張博遺王書

大將之曰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而士夫議論有舉司馬法之言者陳湯傳劉

材也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辛慶忌傳何武上疏引司馬而太公韜畧則自子房進說高

祖之外無聞焉是必有說矣蓋太公之韜畧非若孫

吳穰苴詭詐以求勝也自圯上老人私以其書授子

房而子房之說高祖若印券然始亦有天授良傳圯

出一編書授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且日視其書乃

太公兵法常習讀誦沛公拜良為廐將數以兵法說

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則此書世所難

知非子房不能非高祖不足與語也吾觀漢家以孫

吳六十四陣皆都隸之法東漢禮儀志兵家皆隸孫

之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又教其將學孫吳兵法霍去病傳去病為人有氣

對日顧方畧何如敢往上欲教之孫吳兵法耳不願學古兵法則當是時急於功利爭為詭詐權

謀以速勝其太公設畧之書固視以為迂緩而弗之

好也君臣將帥漫不加省歷世浸遠而子房之所學

者類為無用蓋亦無怪乎不錄於兵而錄於儒與道



家也今世所謂七書云者合留侯淮陰所學而其所以學者幸而及見全書則可以廣其畧不幸而資之以為科舉則幾於泛而不專安見張良韓信之精於一哉

兵器

中外各有兵器大率多用弩

漢自郡國至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皆有庫兵成紀始元年立上郡庫如淳曰漢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燕王旦傳王旦令羣臣曰寡人受明詔領庫兵東漢官制注云巡尉游微亭長皆習設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刃劍甲鎧之屬或置工官穎川有工官南陽宛有工官鐵官濟南東平陵有工官鐵官泰山郡奉高有工官贏有鐵官見地理志庫兵以算賦為之高紀初為算賦錢人百二而工官與鐵官同置於產鐵之郡見在京師則有武庫掌於中

世則

尉官表中尉武帝更執金吾武庫屬焉官而天子又

自有若盧考工室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以主作器

械一以少府主之官表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如

官為考工主而武庫兵則以大司農錢為之也故母

將隆以為府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

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距寇者得賜武庫兵母將隆

發武庫兵前後十輦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而邊兵

不足乃得發武庫工官工以贍之食贊志見是故郡

國之庫兵京師之武庫其禁守不可以不嚴也申屠

聖之反於潁川也殺長吏盜庫兵經歷九郡成紀陽

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八人殺長吏盜庫兵自

史記卷之六

史記卷之六

五

興從事遂 戾太子之反於京城也矯制赦囚徒發武

庫兵劉屈氂傳太子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 此豈非

禁守之不嚴故耶觀公孫宏禁民不得挾兵弩公孫

奏十脚曠弩百吏不敢與漢置强弩將軍之號衛青

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內史李沮為强弩將軍出朔方趙充 則知漢之兵器

率以弩為尚也故攻戰圍守凡將帥所用一皆以弩

為急李廣之擊單于以大黃射其裨將見本傳服虔

也晉灼曰黃肩即黃李陵之步戰亦以連弩射退單

于見陵傳貢父曰如今之合 段會宗入烏孫選精兵

三千弩見本傳李奇曰三 而陳湯之圍郅支亦以戟

弩為後本傳云鹵楯為 淮南王之反欲以强弩臨江

而守之伍被傳安王謀反被曰結九江之浦絕豫 而

息夫躬上疏哀帝以為卒有强弩圍城誰與備之息夫

躬傳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云云諸曹以下僕邀是

不足數卒有强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知漢兵之用尤急於弩而亦當時之所尚也不然晁

錯論匈奴中國之長技何以云勁弩長戟匈奴之弓

弗能格也晁錯

戰地本傳 步騎舟車各有宜用之地

漢有材官有騎士有輕車有樓船四者之兵推其地

之險易而用之故能以我之所長而不陷於彼之所

短此其所以多取勝也漢興之初多戰於兗豫徐宋

之郊故夏侯嬰以兵車破李由於雍邱地理志兗州

陳留郡有雍

邱故紀國也嬰傳破李由軍於灌嬰以車騎破項籍

雍邱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地理志揚州九江郡有東城嬰傳以御皆車

於東城史大夫將軍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騎雜用之地也然東阿之敗志兗州東秦以騎將不

能勝漢之車高紀秦二年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

垓下之圍楚以餘卒不能敵漢之騎志垓下在豫州

傳羽壁垓下漢兵圍之數重羽夜直潰圍南出乃騎之與車步之與騎其所遇之地固自有優劣也至

於韓信之伐趙未至井陘而止舍選輕騎二千斬趙

王於泜水誠以井陘之險非車騎之所便而彼則能

權其地而用之與志井陘在常山郡冀州韓信傳趙

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願假奇兵三萬

絕其後趙王不用信乃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

里而止舍夜半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候趙空

壁即馳入拔趙幟立漢幟軍潰斬成安君泜水上

伐北之師多戰於幽并河朔之境故衛青以十萬騎

出定襄志定襄郡屬并州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志

中郡屬并州又見皆車騎雜用之地也然白登之圍

武紀元光六年漢之步卒不能勝敵之騎

志并州屬有平城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

匈奴傳漢悉步兵三十二萬北逐冒頓高祖先至平

城步兵未盡到冒頓從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祖于

白登李陵之敗漢以車不能禦北之兵本傳陵軍兩

七日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陣卒為匈奴所破則騎之與步車之與騎其所遇

之地固自有優劣也至於衛青之出塞環武剛車以

為營縱騎五千擊單于於寘顏山霍去病傳武剛誠

以武剛之利非塞地之所恃而彼則能權其地而用

張曰兵車也

之歟瑯琊以東盡海也車騎步皆不得而進自嚴助

浮海以救東甌助傳武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

救東甌未至還而漢始知有水戰之為利故武帝樓

船將軍從齊兵浮海以擊朝鮮武紀及朝鮮傳元封

僕從齊浮海兵卒平其地而為郡縣朝鮮降以其地

五萬擊朝鮮此豈海道之利於舟乎虢鄧以西盡蜀也車騎

舟皆不得而進自蕭何請用巴蜀以定三秦何傳願

漢中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而漢始知步戰之為利

故高帝自南鄭引兵從故道出襲雍卒降秦將以有

咸陽志南鄭在益州漢中郡故道縣在武都郡雍屬

右扶風漢元年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邯

迎擊漢陳倉雍兵敗漢此豈非山坂之利步乎大抵

北地便之晁錯兵書亦幾於是矣詳見

奉使使才當擇能者

漢之遣使不以次選擇其勇畧辯給者使之劉敬使

匈奴酈生使齊隨何使九江侯王使楚陸使南越并

高紀皆高帝平時所習知者一旦取諸班行而遣之無

不集事文帝欲使南越時陸賈已老矣陳平荐賈以

往當使尉佗去黃屋稱制本傳文帝欲使人之南越

夫先帝時使粵可使賈往使豈在廷無可使者而平

尉佗去黃屋稱制皆如指意必以賈為薦耶蓋以其熟於南越之事故也武帝始

立使絕域科雖跡弛之士亦詔求之武紀元封五年

亦在乎用之而已矣其令州郡察吏民有故張騫常

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以聞

惠皆以應募為使蘇武奉使單于下至斥候之士百

餘人亦聽其自募與俱騫傳建元中為郎時匈奴破

之漢方欲事滅之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

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常惠傳惠家貧自奮應募隨

移中監蘇武使匈奴并見拘十餘年蘇武傳天漢元

年武帝使武以郎中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

與副中郎張勝及假吏常惠等或上書自奮願出疆

者則召對考實而為之去取故終軍願佐明使詔問

畫吉凶之狀而上奇之本傳書發使使匈奴軍自請

畫吉凶之狀上奇路溫舒願給廝養問狀無可取者

而罷歸故官本傳宣帝時詔書令公卿可使匈奴者

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則武帝設科以募使

亦可謂善蓄材矣惜其銳意開邊遐方絕域有非人

之所樂去於是妄言妄行之徒並許應募而不問其

所從來亦不復如前日之問狀至於侵幣失指往往

置之重法激其立功以贖罪而外國亦厭漢使矣張

傳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吏士爭上書求使天

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子節募吏民無問所

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

怒令贖復求使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

皆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其

後陳湯甘延壽傳介子咸以使節成功於宣帝之時

陳湯與甘延壽共誅斬郅支單其法明習於外國而

非嘗試而使之者歟

遣使循行本以愛民其後漸以擾民

文帝在位最久未嘗遣使遣使之煩自武帝始夫既

漢書事錄卷之六

九

州置部刺史矣

武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則又時詔遣使廣

宣上意謂之無愛民之心則不可故勸農種麥則遣

謁者

武紀元狩三年遣謁者勤有水災郡種宿麥

存問鰥寡則遣博士

六年遣博士六人分循行天下有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

然猶未至遣大

使以擾民也昭帝遣廷尉問民疾苦

昭紀始元元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時節行郡國問

民所疾苦冤失職者

宣帝遣御史掾舉冤獄

四年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其皆務盡民

情興利除害故其所遣之士其官秩未崇人徒未廣

而其志慮去民為猶近而可以盡其情也自元帝以

來則漸失此意矣以田作時蒸庶失業則遣光祿大

夫褒等十二人元紀初元元年以郡傷水災困乏不能自存

則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

成紀河平四年或遣大夫

存問耆老

元建昭四年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

或遣諫

大夫舉三輔冤獄

成紀鴻嘉元年官愈崇而勞擾愈多人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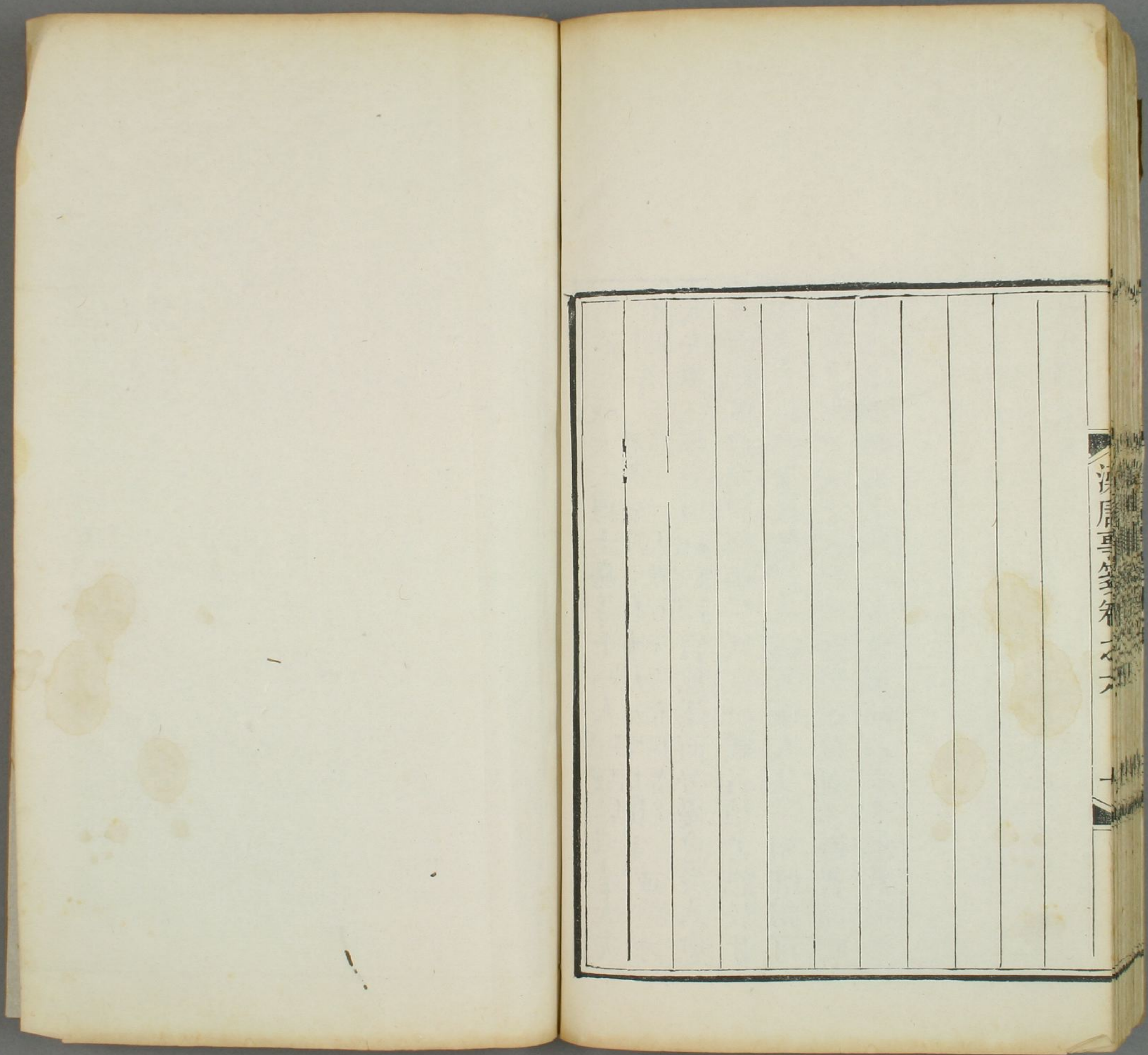
衆而培歛愈廣曾何補於民哉詩載召伯舍憇於甘

棠之下以與斯民聽訟決獄若家人父子相唯諾可

謂有平易近民之意矣今臨軒遣使雖不過曹郎卿

曹而州郡望風幸其不入於境何哉盍亦思其故乎

漢唐事箋卷之六



海國圖志卷之六





